東國通鑑

二十五

共二十九

戊戌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七

高麗紀

恭愍王二

七年(元至正十八年)春正月以修築京城訪大臣耆老侍中致仕李齊賢上書曰我太祖東征西討統三爲一之後七年而遽用瘡痍之民起土木之役所不忍也故不城松京非不爲也勢不可也至顯王初契丹蹂躪京邑燒毁宮室當時若有城郭之固契丹未必蹂躪燒毁若此其甚且易也顯王二十年始命李可道

築開京城郭厥後金山王子引兵而來西海
忠清道沙平津北無處不至不得入京都余
古阜羅大屯兵黃橋又不能入京都以有城
郭也城郭之當修無智愚皆知之矣既定興
議雖有陰陽忌諱確然不改然後可就也○
二月以廉悌臣為門下侍中○三月倭寇角
山戍燒船三百餘艘○靜州副使朱永世全
羅道萬戶姜仲祥擅離其職來謁王怒曰今
國家多難西憂紅賊東患倭奴沿邊之民不
獲寧居汝等何敢爾耶遂罪之○命修京都

外城○夏四月以大旱赦减膳徹樂○以大將軍崔瑩為楊廣全羅道體覆使仍命不能禦倭者悉以軍法論○都評議使司上言比來按廉守令紀綱不立諸道鄉吏縱逞其欲點兵則不及富户收租則私作大斗虐京丁為其田聚良人為其隷誅求於民靡有紀極宜令御史臺及諸道按廉使究其元惡重者極刑輕者杖流從之○倭寇韓州及鎮城倉全羅道鎮邊使高用賢請徙沿海倉廩於内地從之○台州方國珍遣人來獻方物○趙

小生阜都鄉逃據海陽海陽人完者不花率兵千八百來投○倭焚喬桐京城戒嚴發丁坊里為軍○都評議使司啓近因倭寇漕運不通百官俸祿不給請自今諸封伯已行侍中者從宰樞科其餘伯依異姓諸君科從之○六月以慶千興為西京軍民萬戶府萬戶安祐為安州軍民萬戶府萬戶鄭暉為朔方道軍民萬戶府萬戶○秋七月江浙行省丞相張士誠遣使來獻沉香山水精山玉帶彩段等物書曰邇者中夏多事區區不忍生民

己亥

塗炭遂用奮起淮東韋保全吳之地然西寇
肆兇殘虐百姓雖志存掃蕩而未知攸濟耳
稔聞國王有道提封之內民樂其生殊慰懷
想時士誠據杭州稱太尉又江浙海島萬戶
丁文彬通書獻土物○參知政事慶千興等
言四方兵起瘡痍饑饉今若築城民將不堪
王命宰樞議罷其役○倭侵黔毛浦焚全羅
道漕船○八月倭焚花之梁寇仁州○以李
嵒守門下侍中嵒即君侅也○城西江
八年元至正十九年春正月黃石奇罷以李承慶為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得培簽書樞密院事承慶嘗言於王曰臣以李仁復爲姦人王曰何謂也曰仁復平生所學經濟之術何不一陳於王乎○二月紅頭軍移文曰慨念生民久陷於胡倡義舉兵恢復中原東踰齊魯西出函秦南過閩廣北抵幽燕悉皆欵附如飢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藥石今令諸將嚴戒士卒毋得擾民民之歸化者撫之執迷旅拒者罪之○夏四月江浙張士誠丁文彬遣使獻方物○納李齊賢女封爲惠妃

○五月倭寇禮成江焚瓮津縣○秋七月張士誠遣使來獻綵段金帶丁文彬亦獻土物○東北面兵馬使鄭暉報趙小生卓都卿欲入寇請兵禦之王遣禮賓卿趙暾諭之○江浙省平章火尼赤漂風來泊黃州鐵和江賜米百碩苧布二十匹○八月方國珍遣使獻方物○冬十一月東北面兵馬使鄭暉獻海青王曰今軍務方興宜崇儉約安用珍禽放之○遼瀋流民二千三百餘户來投分處西北郡縣官給資糧先是本國人亦有渡鴨綠

江居者以兵亂皆自還○紅頭賊三千餘人渡鴨綠江剽竊而去都指揮使金元鳳匿不報○以慶千興為西北面元帥安祐副之○十二月丁卯紅頭賊魁偽平章毛居敬衆號四萬氷渡鴨綠江陷義州殺副使朱永世及州民千餘人陷靜州殺都指揮使金元鳳遂陷麟州○以守門下侍中李嵒為西北面都元帥慶千興為副元帥金得培為都指揮使李春富為西京尹李仁任為西京存撫使○以兵興除忽赤忠勇三都監五軍三年喪○

乙亥賊入鐵州安祐遇于清江力戰却之賜
祐金帶慶千興領兵千餘進屯安州畏賊不
進王怒欲論以軍法洪彥博言曰千興公廉
謹篤然不閑將略是用之者過也王怒解○
以同知樞密院事金希祖為西海道都指揮
使時李嵒至西京諸軍未集嵒與李春富度
西京不可守欲焚倉廩退保要害戶部郎中
金先致曰若焚府庫賊乏資糧入國中非計
也嵒從之由是倉廩屋廬得全諸軍退屯黃
州中外洶懼京城人人皆為走避計爭以米

市輕貨先是大布一匹直米二斗時穀賤貨重直至五六斗○發諸司吏胥補西北面戰卒令承宣以上各出馬一匹又括禪教各寺僧人馬以充軍用○丁亥賊陷西京○以李邕懦不能軍遣平章事李承慶代之督諸軍命前贊成事權適率僧兵赴征○是歲大饑慶尚道賑濟使禮部侍郎全以道還啓曰監務縣令職最近民苟非其人欲民無飢寒不可得也先王知其然凡監務縣令皆用登科士流今悉出胥徒侵漁萬端况勸課農桑修

庚子

明教化李臣巡視義城縣有舊堤堰若加修築雖大旱可以灌漑縣令坐視不修以致失農臣奏旨已杖之願自今凡監務縣令專用登科士流王然之李不能用

九年元至正二十年春正月以知門下省事鄭世雲爲西北面都巡察使賜軍中有功者銀器絮帛衣服有差○刑部尚書金縉宦者金玄率數百騎自祥原郡從間道擊賊于西京遇賊三百餘人殊死戰斬百餘級○命御史臺率百官具兵仗僕從鞍馬芻糧宿衛毬庭數旬

以習倉卒避賊之行又王與公主夜出後苑
習騎馬王性不喜騎非宗廟朝會之事未嘗
出房闥故怯於跨馬○甲辰上將軍李芳實
遇賊於鐵化斬百餘級丙午諸軍次生陽驛
摠二萬時天寒士卒手足凍皴顛仆甚衆賊
知我軍將進攻遂發所虜義靜州及西京人
以萬計積屍如丘丁未我軍進攻西京步兵
先入躙死者千餘人賊兵死者亦無慮數千
人賊退屯龍岡咸從○以安祐為安州都萬
戶李芳實為上萬戶金於珎為副萬戶○二

○王出西亭聞有女哭聲甚哀使人問之對曰吾兄戰死母聞慟哭三日而死家貧無以葬為是哭之賜布五十匹○倭寇泗州角山○大饗征北將士○自二月至是月旱甚王為之日一食○五月倭寇全羅道會尾沃溝等處又寇楊廣道平澤牙州新平等縣焚龍城等十餘縣京城戒嚴以柳濯為京畿兵馬都統使李春富為東江都兵馬使我
桓祖為西江兵馬使發丁坊里為軍又令百官助戰諫官詣宮門拜辭參政鄭世雲曰諫

官從軍古所未聞如國體何王特免之國子博士等上言臣等侍於夫子廟庭學官從軍古無其例侍中廉悌臣李嵒皆曰爾雖不侍孔子孔子焉逃簽書金希祖爭之不得○彦陽伯金敬直詣闕聞宰樞博奕戲謔聲還家太息曰國家其將亡乎宰相雖在太平之世尚不可耽戲況今干戈搶攘飢饉荐臻不此之恤而耽樂若是欲不亡得乎○閏月倭寇江華入禪源龍藏二寺殺三百餘人掠米四萬餘碩有沈夢龍者斬倭十三級竟死於賊

○門下侍郎平章事李承慶卒承慶入仕元
朝廉訪諸路以能斷決聞○倭焚喬桐縣○
六月京城饑大布一匹直米五升王發廩二
千碩令民納大布一匹受米一斗○秋七月
幸白岳相視遷都之地白岳在臨津縣北五
里先是欲遷都南京遣前漢陽尹李安修其
城闕民甚苦之乃卜于太廟不吉故不果遷
又有白岳之役時人謂之新京宰相欲壞南
京宮室移營白岳楊廣道按廉使金先致將
行啓曰今壞南京宮室恐百姓觖望王驚曰

子實不知乃宰相自爲耳即命勿壞○遣孟
山君李公遂戶部尚書朱思忠官方都赤
如元詗形勢行至湯站道梗還渡鴨綠江王
大怒曰雖死不可還固遣之至瀋陽數月又
不達而還○江浙省李右丞遣張國珎來獻
沉香匹段玉帶弓劒復遣少尹金伯環報聘
○八月教曰四方兵興用人爲急其除三年
喪制時雖許行三年然皆百日脫衰但解官
而已○以偰遜爲高昌伯遜高昌國人王之
在元也與王有舊後避兵挈家東來○冬十

辛丑

一月辛酉移御白岳新宮
十年(元至正二十一年)春正月政堂文學尹澤致仕
澤言曰臣深荷毅陵之知無報萬一乞命工
寫晬容以賜臣於村莊日夕瞻敬又曰近來
饑饉荐至加以師旅民病極矣前旣構南京
之闕今又營白岳之宮民何以堪又曰用人
為政之本乞進賢退不肖又曰凡事得失上
意雖灼知其然委之大臣未卽區處因仍之
間其害已成救之莫及王賜酒澤一飲三危
神氣自若侍中洪彥博歎曰不謂尹公戇直

如此吾所不及也澤雖致仕自以先朝顧托
知無不言或切直王亦優容○二月以我
桓祖爲東北面兵馬使王讌宴于忽赤廳餞
之旣行拜户部尚書
桓祖至北道未幾本國人入彼土者皆順命
出来○命李齊賢講無逸篇○三月丁巳王
至自白岳○張士誠遣人来獻綵段玉斝沉
香弓矢○淮南省右丞王晟遣使来獻綵帛
沉香○遼陽省揔管高家奴遣使来獻玉斝
及矢○庚戌我

桓祖薨王悼甚遣使弔慰致賻士大夫咸譏
曰東北面無人矣○夏五月以韓方信爲東
北面都兵馬使姜仲祥爲慶尚道都巡問鎭
邊使○上洛侯金永煦卒永煦性嚴毅沉重
親姻故舊有匱之者無不賙給其孫士安士
衡年皆踰冠或謂永煦曰盍爲之求官對曰
子弟果賢耶國家自用之苟不賢耶雖求而
得之其可保乎聞者乃服○命左承宣李穡
講書洪範○御史臺啓曰釋教本尚清淨而
其徒以罪福之說誑誘寡婦孤女祝髮爲尼

雜處無別恣其淫慾至於士大夫宗室之家
勸以佛事留宿山間醜聲時聞汚染風俗自
今一切禁之違者論罪又鄕役之吏公私之
隷規避賦役托迹桑門手持佛像口作梵唄
横行閭里消耗資產其害匪輕並令捕捉悉
還本役從之○全羅道按廉使田祿生啓曰
州縣之弊防倭爲大自庚寅以來道內之戍
歲益增置至十八所其軍官虐州郡以立威
致其凋弊役戍卒以濟私使之逋逃及寇至
徵兵州郡謂之烟戶軍鎭置戍所不聞禦寇

秪見害民不若罷諸戍所令州郡謹烽燧嚴斥候以應其變○秋七月張士誠遣使來聘○八月王邀僧普印等于內殿日講傳燈錄

史臣曰夫子之言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先儒之說以為不觀非聖之書當是時四方兵動連歲旱荒戰骨暴野餓殍在途王當惕慮與大臣碩儒講論先王之道延訪當世之務圖保民社而乃招集緇流談空是務喪心志蔑仁義其辛也敬辛旽而作相尊懶翁而為師大起佛宇以求公主之

寘福誅及無辜視如草芥而不卹釀禍蕭
墻爲四方笑異端之害國家奚獨蕭梁哉
倭焚掠東萊蔚州奪其漕船又寇梁州金海
府泗州密城郡△九月遣戶部尚書朱思忠
如元賀道路復通△復置征東省官△禿魯
江萬戶朴儀叛殺千戶任自富金天龍命刑
部尚書金璡往討之時我
太祖以金吾衛上將軍爲東北面上萬戶王
命援璡
太祖以兵一千五百人赴之儀已率其黨逃

入江界盡捕誅之○冬十月紅頭賊僞平章
潘誠沙劉關先生朱元帥等十餘萬衆渡鴨
綠江寇朔州以李芳實爲西北面都指揮使
遣李餘慶柵岊嶺△遣鶴城侯譜如元賀正
以道梗不果行○遣使點諸道兵令境内僧
寺出戰馬有差集都人修城門◇紅賊寇泥
城以叅知政事安祐爲上元帥政堂文學金
得培爲都兵馬使同知樞密院事鄭暉爲東
北面都指揮使○十一月紅賊屯撫州李芳
實以彼衆我寡斂兵退請移順殷成三州陽

巖樹德江東三登祥原五縣民及栗于邑嶺
柵從之芳實遣趙天柱柳繼祖崔準等擊賊
于博州敗之芳實又與指揮使金景磾擊賊
于价州斬百五十餘級○安祐遣趙天柱鄭
履等將步騎四百擊賊于博州斬百餘級李
芳實又以百騎擊賊千餘于延州斬二十級
祐統諸軍進屯安州獻捷王命祐為都元帥
○賊襲安州我軍敗績上將軍李蔭趙天柱
死之賊獲指揮使金景磾為其元帥移文曰
將兵百十萬而東其速迎降○以參知政事

鄭世雲爲西北面軍容體察使○我
太祖斬賊王元帥以下百餘級擒一人以獻
○王及公主奉太后南奔先是王遣前密直
提學鄭思道金科守岊嶺柵至是賊伏兵萬
餘於柵傍雞鳴以鐵騎五千攻破柵門我軍
大潰安祐金得培等單騎奔還祐行收兵與
揔兵官金鏞等屯金郊驛鏞遣左散騎常侍
崔瑩請京兵王知事急遂謀避亂使京城婦
女老弱並先出城人心洶洶是日賊先鋒至
興義驛丙寅王及公主奉太后將南幸黎明

鏞祐芳實等馳至咸謂京城不可不守瑩尤
慟甚大叫曰願上少留募丁壯守宗社宰臣
相顧默然平明駕幸昊天寺遣近臣分往通
衢大呼招集義兵都人皆潰應者纔數人祐
等無如之何白王曰臣等留此禦賊請王行
王出崇仁門老幼顚仆子母相棄躪籍滿野
哭聲動天地行至通濟院自京城來者言賊
已近矣遂渡臨津公主去輦而馬次妃李氏
所騎馬羸弱見者皆泣王駐駕江岸顧瞻山
河謂元松壽李穡曰如此風景卿等正宜聯

句

臣等按宋景德間契丹大擧入寇中外震駭有勸帝南幸者獨寇準力請親征毅然不可動帝從其策大駕一出强寇自挫使百年無南北之釁今瑩之謀即準之策也王不能如眞宗之聽納瑩亦終不能回君意有南遷之辱不可與準同日而語矣

尙州判官趙縉以兵千四百來使大將軍金得齊領之至沙平院開寧監務來獻刷馬百餘匹次廣州以柳濯慶尙道李春富全羅道

李成瑞楊廣道姜碩交州江陵道皆爲都巡問兼兵馬使中郎將林堅味言於宰樞曰賊已入京都臨津以北非我有也請徵諸道兵討之宰樞不應即涕泣白王王曰其如倉卒何○辛未雨雪次利川縣御衣濕凍燎薪自温是日賊陷京城留屯數月殺牛馬張皮爲城灌水成氷人不得緣上又屠灸男女或燔孕婦乳爲食以恣殘虐○壬申次陰竹縣吏民皆逃匿判閣門事許猷獻米二斗王以按廉使安宗源安撫使許綱不能供張下巡軍

以李之泰代宗源○將軍洪瑄自請爲遊擊
將軍王嘉之擢爲南京尹楊廣道管軍上萬
戶以趙希古爲廣州牧使楊廣道副萬戶○
十二月壬辰王至福州以鄭世雲爲摠兵官
督諸軍討賊世雲性忠清自播遷以來日夜
憂憤以掃蕩紅賊恢復京城爲已任王亦倚
信世雲屢請亟下哀痛之教以慰民心遣使
諸道以督徵兵王遂有是命教曰天下安注
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惟時與勢輕重在人可
不愼哉恭惟太祖肇創洪業列聖相承休養

生民逮于寡人狃于宴安軍旅之事廢而不講以致紅賊侵犯播越而南每念宗社痛楚何堪今分遣諸將合兵攻賊授鄭節鉞往董厥師賞罰用命不用命世雲詣都堂憤然揚言曰吾甚寒微如吾爲相國家宜亂竹嶺以南居人扈駕者不給糧并從軍此議已定今何不然紀綱乃爾安能制難謂柳淑曰吾明日出師公歸簽軍乎淑曰軍已到竹嶺大院世雲曰若軍後期公亦不得辭其責淑即往督之又謂金鏞曰今兩相玩寇不圖孰不動

邪若不掃賊縱竄匿山谷可得而生可得而國乎侍中李嵒曰今寇賊闌入君臣播遷為天下笑公首唱大義杖鉞行師社稷再安在此一舉惟公勉之○幸映湖樓觀望良久既而下樓乘舟遊賞觀者如堵有返袂興嗟者○以鄭世雲為中書平章事○塩州人檢校中郎將金長壽倡率州人發兵捕賊殺遊騎百四十餘人取偽榜授州人崔英起走報行在以長壽為上將軍兼萬戶英起為西海道安撫使○賊三百餘騎陷原州牧使宋光彥

死之賊二十九人又到安邊府邑人詐降饗
之酒三行盡撲殺之◎江華府詐降於賊饗
賊裨將王同僉伏兵盡殺賊不敢入境
十一年元至正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在福州◎奉安
九廟假主於福州鄉校◎摠兵官鄭世雲都
元帥安祐元帥金得培李芳實等大破紅賊
復京城餘黨奔渡鴨綠江而走賊遂平先是
祐得培芳實黄裳韓方信李餘慶安遇慶李
龜壽崔瑩等率兵二十萬屯東郊天壽寺前
世雲督令進軍諸將進圍京城世雲退屯兜

率院時方雨雪賊弛備餘慶當崇仁門麾下
護軍權信詷知之曰賊之精銳皆聚於此若
出其不意攻之可克乙丑昧爽信率數十騎
突入鼓譟奮擊賊衆驚駭我
太祖以麾下兵二千人先登大破之日晡時
斬賊魁沙劉關先生等賊徒自相蹈藉僵尸
滿城斬首凡二十餘萬獲元帝玉璽二顆金
寶一顆金銀銅印兵仗等物諸將曰窮寇不
可盡乃開崇仁炭峴二門餘黨破頭潘等一
十餘萬奔還渡鴨綠江而走攻城之日賊雖

窮蹙築壘固守會日暮諸軍進圍逼之
太祖止路邊一家夜半賊開圍而走
太祖馳至東門賊及我軍爭門雜沓不可出
有後至賊以槍刺
太祖右耳後勢甚迫
太祖遂拔劒斬前七八人躍馬踰城馬不蹉
跌人皆神之○金鏞矯旨令安祐殺總兵官
中書平章事鄭世雲鏞素與世雲妬寵又恐
祐李芳實金得培等成大功為王所重欲使
祐等殺世雲因以為罪而譖王盡殺之乃矯

肯爲書使其姪前工部尚書金琳密諭祐等
令圖世雲且曰世雲素忌卿等破賊之後必
不免禍盍先圖之祐芳實就得培牙帳曰今
世雲畏賊不進鏞書如此不可不從得培曰
今甫平寇賊豈宜自相翦滅昔穰苴擅誅莊
賈衛青不殺蘇建古今明鑑不可不愼若不
獲已執致闕下聽上處置不亦可乎祐芳實
乃退歸營及夜復來言曰討世雲君命也我
輩成功而不奉君命其如後患何得培堅執
不可祐等強之於是置酒使人邀致世雲既

至祐等目壯士於座擊殺之洪彥博聞其死
曰惣兵之出師也言貌甚慠其及宜矣贈僉
議政丞葬以禮○大將軍金漢貴中郎將金
景賁鄭世雲露布至行在所王喜賜漢貴黃
金二十五兩帛二匹景帛二匹即遣內詹事
李大豆里賜世雲衣酒又遣參政李仁復收
國史秘書○將軍睦忠至自軍前言諸將殺
鄭世雲秘不發王乃名門下侍中洪彥博平
章金鏞慶千興贊成事柳濯樞密院使柳淑
議遣直門下金瑱頒宥旨于諸將仍令督過

行在以安其心福州守朴之英言于宰樞所
曰李芳實獨謀斬鄭世雲安祐等亦遇害於
是恐生他變危懼洶洶即召瑱等還欲調兵
討之判太醫監事金賢上將軍洪師禹来獻
諸將論鄭世雲書王見書大悅賜賢等金銀
布帛復遣瑱頒宥旨召之英責曰汝何妄言
予念其老不置於法只令罷歸鄉里又遣知
奏事元松壽賜諸將衣酒○二月趙小生誘
引納哈出入寇三撒忽面之地東北面都指
揮使累戰敗績遣我

太祖禦之時元亂納哈出據有瀋陽之地稱行省丞相○高龍普伏誅趙日新之亂逃匿為僧在伽耶山王遣御史中丞鄭之祥斬之忠惠之見執龍普為内應故有是刑○東京尹裴天慶來享王仍請辜○倭焚晉州岳陽縣○王自福州幸尚州州牧使崔宰盡力供辦然不行饋遺左右短之遂罷○金鏞殺元帥安祐李芳實金得培先是王聞祐至咸昌縣擇大臣有計畫者往迎之以備非常乃遣侍中柳濯濯至跪進酒請元帥立飲祐不敢濯

曰今公收復三韓僕敢以爵位爲心一枉之後豈復請立歆耶因泣下至是凱還詣行宮上謁鏞令睦仁吉引至中門使門者椎其首祐辭色不變三指所佩囊大呼曰韋姑少緩願至上前獻囊書就戮椎者更擊殺之曳下庭王未及聞不知其死傳旨曰汝等擅殺鄭世雲身首異處今不斬汝以有大功也囊書即鏞給祐等令殺世雲書也王聞祐死其幼子裸立道旁哀之名留禁中問其所歸遣之麾下士驚潰王名賜酒食勞之鏞恐琳泄其

誅先斬之遂白王曰祐等擅殺主將是不有
殿下也罪不可赦遂稟宣旨榜云祐等不忠
擅殺世雲祐已伏辜若有能捕金得培李芳
實者超三級録用即遣大將軍吴仁澤御史
中丞鄭之祥萬户朴椿金庚等分捕之是日
芳實行至龍宮縣椿欲傳旨芳實下庭跪仁
澤拔劒擊之脫其衣即仆而絶良久復蘇踰
墻而走椿追執之芳實欲拔椿劒之祥等從
後擊殺之得培至基州聞變而逃匿在山陽
縣庚之祥等搜捕斬之梟首于尚州觀者莫

不嗟悼初毛貴之寇義州也祐率七十餘騎行戰地登山歇馬値賊猝至將士皆懼失色祐談笑自若便旋盥嗽從容跨馬引兵直前與賊儁溪而陣賊數騎麾槊以示勇祐進擊大敗之卒能殲滅紅賊收復京城皆其功也得培門生直翰林鄭夢周請王收屍後祐芳實予年甫十餘遊於市街人爭饋以物曰今我輩獲安寢食皆三元帥之功也至有泣下者

臣等按 生殺威福人主之大柄非人臣所

得而專也安有人臣擅殺大臣於宮門而君不知之者乎安祐凱還詣行宮入門鏞使門者殺之王不之知是必王之左右皆鏞心腹壅蔽耳目而然也又誣搆得培芳實之罪而分捕殺之王之昏暗不明何如是之甚耶鏞陰蓄不臣之心功高者忌之名重者惡之思欲翦除其爲計豈但止於是而已耶欲先售其奸後動於惡也昔宋督殺孔父而及其君今鏞殺三帥而旋有興王之變亂臣賊子之爲惡古今一也

三月教曰摠兵官鄭世雲代予行師祐等敢擅殺之是不有我也破賊之功一時之所或有無君之罪萬世之所不容釋此不誅何以示後故命有司將都元帥安祐元帥得培芳實明正典刑尚念舊勞罪不及孥所管大小官吏俱令有司量功敘用

臣等按 高麗五百年間強寇侵軼殆無寧歲賴有英雄豪傑文武勇智之才左右宣力能禦外侮而鎮國家者如徐熙之平丹寇姜邯贊之制契丹尹瓘之逐女真趙冲

金就礪之定遼孽朴犀金慶孫之卻蒙古金方慶之靖海寇功在社稷而爲時君所倚重也今紅賊之變傾陷我都城焚蕩我宮闕屠戮我生靈諸元帥克復廓清之功又有大於向之將相矣惜乎捷音纔報而摠兵爲賊鏞所圖三帥相繼遇害一國人人皆欲食鏞之肉而不可得王何不察以無名之罪加有功之人以死報功乎鄭文忠夢周爲文以悼之曰使泰山之功轉爲鋒刃之血蓋未嘗不痛恨於恭愍云

遣平章事李公遂叅政黃裳樞密院使金希
祖守京城仍命百官分司公遂量才任使指
授方略安集流民教養生徒○赦大酺于行
宮勞赴征將士○改官制○李嵒乞辭以柳
濯為左政丞○夏四月遼陽行省同知高家
奴邀擊紅賊之奔北者斬四千餘級擒其魁
破頭潘遣使來報○王閱射於西門觀雜戲
賜布五十匹○陞福州牧為安東大都護府
安城縣為郡降水原府為郡王之駐福也福
人盡心供頓卒能徵兵諸道收復京都紅賊

之招降楊廣也水原最先下州郡莫敢挫其
鋒安城獨以小邑設計殲賊賊不敢南下割
水原四部曲以隸之○發龍門倉穀一萬碩
賑貸京畿飢民○以李龜壽為全羅道鎮邊
使崔瑩為楊廣道鎮邊使我
太祖為東北面兵馬使○五月元遣太子詹
事院僉同奇田龍賜王衣酒○六月以安遇
慶為西北面都兵馬使○辛巳彗見凡三日
○監察司上言大軍之後公私俱匱今隨駕
貧吏仰資廩給者月費三千餘石朝官衛士

不可減省官之蚩靡有定額耗廪太多除
供職外餘悉汰去殿下初置忠勇衛祿其將
士同於八衛者盖欲効力於倉卒也南幸之
際未有一人扈駕誠爲虛設徒費廪祿請罷
之又竊聞乘輿欲幸水原水原濵海倭寇可
虞且其迎降紅賊人心難保淸州在三道之
衝易於轉餉又距海遠駐駕之所莫便於此
又國家寇盜連年兵不團結每至危急徵兵
於農非惟擾民亦無救於倉卒請自今選鍊
丁壯以備緩急○遣典法判書李子松如元

告平紅賊獻所獲玉璽金寶金銀銅印金銀
牌等物都評議使司饋子松知密直司事睦
仁吉醉罵子松扼其吭監察司劾之仁吉訴
臺官于王典法司再劾王不聽諫官田祿生
等上疏曰仁吉暗險麤暴起自微賤位至宰
輔挾功驕恣肆其狂暴陵辱子松憲司劾之
曾不知愧欲蓋其愆反訴臺臣是恃殿下之
恩而蔑殿下之耳目也殿下豈可以負纖微
勞輕左右耳目之司乎非所以示公道也王
不得已罷歸田里○監察大夫金續命辭不

元○秋七月納哈出領兵數萬與卓都卿趙
小生等屯于洪原之韃靼洞遣哈剌萬戶那
延帖木兒同僉伯顔甫下指揮率一千餘兵
爲先鋒
太祖遇於德山洞院平擊走之踰咸關車踰
二嶺幾殲委棄鎧仗不可勝數是日
太祖退屯荅相谷納哈出怒移屯德山洞
太祖乘夜襲擊敗之納哈出還韃靼洞
太祖屯含音洞
太祖遣斥候至車踰嶺賊登山樵蘇甚衆候

率還白

太祖曰兵法當先攻弱遂令擒斬殆盡自以精騎六百繼之踰嶺至嶺下賊乃覺欲迎戰

太祖率十餘騎衝賊射殪其裨將一人初

太祖至問諸將累敗狀諸將曰每戰酣賊將一人鐵甲飾以朱旄尾揮槊突進衆披靡無敢敵者

太祖物色其人獨當之陽北走其人果奮前注槊甚急

太祖翻身著馬韂賊將失中隨槊而倒

太祖即據鞍射又殪之於是賊狼狽奔北
太祖追至擊賊屯日暮乃還納哈出之妻謂
納哈出曰公周行天下久復有如此將軍乎
宜避而速歸納哈出不從納哈出之妹在軍
中見
太祖神武心悅之亦曰斯人也天下無雙後
數日
太祖踰咸關嶺直至韃靼洞納哈出置陣相
當率十餘騎出陣前
太祖亦率十餘騎出陣前相對納哈出紿曰

我之初来本追沙劉關先生潘誠等来耳非
為侵犯貴境也今吾累敗喪卒萬餘亡裨将
數人勢甚窮蹙乞罷戰惟命是從時賊兵勢
甚盛
太祖知其詐欲令降之有一将立納哈出之
傍
太祖射之應弦而倒又射納哈出之馬而斃
改乗又斃之於是大戰良久互有勝負
太祖追逐納哈出納哈出急曰
李萬户也兩将何必相迫乃回騎

太祖又射其馬斃之有麾下士下馬以授納
哈出遂得免日且暮
太祖麾軍以退自為殿嶺路盤紆數層官者
李波羅實在最下層急呼曰令公救人令公
救人
太祖在上層視之有二銀甲賊將逐波羅實
注槊垂及
太祖回馬射二將皆斃之即連斃二十餘人
於是更回兵擊走之有一賊逐
太祖舉槊欲刺

太祖忽側身若墜仰射其腋即還騎又一賊
進當
太祖兩射之
太祖即於馬上起立矢出胯下
太祖乃躍馬射之中其膝又於川中遇一賊
将其人甲冑帶面具又別作頥甲以便開口
周護甚固無隙可射
太祖故射其馬馬作氣奮躍賊出力引轡口
乃開
太祖射中其口既斃二人於是賊大奔

太祖以鐵騎蹂之賊自相蹈藉殺獲甚多還屯定州留數日休士卒先設伏要衝乃分三軍左軍由城串右軍由都連浦自將中軍當松原與納哈出遇於咸興平

太祖單騎鼓勇突進試賊賊驍將三人並馳直前

太祖陽北走引其轡策其馬為騂馬狀三將爭追逼之

太祖忽跋馬右出三將未能控而前

太祖從後射之皆應弦而倒轉戰引至要衝

左右伏俱發合擊大破之納哈出知不可敵
收散卒遁去獲銀牌銅印等物以獻其餘所
獲之物不可勝數於是東北鄙悉平
桓祖嘗入朝元朝道過納哈出稱道
太祖之才至是納哈出敗歸曰
李桓祖諱鼎日言我有才子果不誣矣後納哈
出遣人通好獻馬于王且遺韃鼓一良馬一
匹于
太祖以致禮意盖心服之也○張子溫遣使
來獻方物○八月壬命揚廣道按廉使李之

泰賜嬖人公州倉米五十碩之泰以爲王命必下兩府而今不然且兵粮不可盡與人不奉命嬖人訴于王王怒命縶來柳淑力救得免○乙酉王發尚州壬辰至淸州○元遣集賢院侍讀學士忻都賜王衣酒以賞破紅賊之功兼諭與高家奴夾攻蓋海州紅賊餘黨○判密直司事宗鄕罷鄕言於洪彦博曰蒼生望公復相久矣今爲冢宰何無一事叶輿望乎辛丑之倉卒播遷宗社陷賊主上蒙塵取笑天下者公之不早圖也今公手握府兵

壻長憲司富貴已極何不憂國家彥博憚之
罷卿時彥博壻柳淵爲監察大夫故卿云然
行宮所需金銀之外王之用度無節彥博白
曰內帑之儲何如在都時經費宜加裁省王
熟視不應彥博退曰言不見從是何訑訑也
○耽羅牧胡古禿不花石迭里必思等以星
主高福壽叛殺萬戶朴道孫○九月置祿轉
色自播遷以來祿轉出納不任倉官別立一
所謂之祿轉色又以調度不給增斂民戶米
豆有差名曰無端米民甚苦之○以左政丞

柳濯為西北面紅賊防禦諸軍都統使密直使李珣為都兵馬使金漢貴等十二人為諸道兵馬使時元有夾攻之命且有言紅賊復來者故有是舉未幾聞賊潰乃止○王欲還都江華遣評理李仁復詣開泰寺太祖真下之大妃面責洪彥博曰爾以外戚位寵宰中外之望悉屬于爾今王欲還都而國人皆不欲爾盍諫止之彥博以告於王王曰予欲知其吉凶卜果不吉國人大悅○監察司論丹陽公瑱前典理判書印安前大護軍金瑞光

親禦軍護軍洪義前都官侍郎閔玹前護軍
李乙柔淮陽府使康元祐降于紅賊凡沃土
可居之處畿縣米穀所在無不指導棄國忘
親罪莫大焉不可與愚民一視若以罪經赦
宥則乞禁錮子孫籍没田民以懲後人王從
之○以政堂文學韓方信爲西海道都巡察
使○冬十月戊寅地震辛巳又震○以災異
命百官及守令陳時政得失民間利害○監
察大夫金續命右獻納黃璉等上書曰地者
臣道也今賞罰不明故大小之臣怠弛曠官

又因軍功白丁驟拜卿相皂隷濫處朝班臣道淆亂以致地震請自今信賞必罰重惜名器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君誰與爲不正刑餘陰類而殿下日與相狎樂聞部俚無稽之言夜分不寢日中乃興疎遠大臣嘉謀讜議無由而入自今三殿宦者各留十人餘悉汰去正人端士常令侍側治國之道專在經史未聞以佛書致治者也殿下過信佛法羣髡緣此干謁濟私自今願斷緇流出入禁闥復開經筵日訪治道常觀聖賢之書勿雜異端之

說妾謁為政之大害也今針線娘子內僚之
妾亦有封翁主宅主者僭擬踰分殊失尊卑
之體除不得已宗室勳舊外勿許封爵已封
者請奪之田里戚休在於守令今雖有臺省
保舉之令皆徇面情其所薦舉至有不識字
者願自今臨軒引見核其名實舉非其人舉
主必罰王名臺諫詰之臺諫面爭益切王怒
甚栁淑進曰既求直言而怒言者可乎王怒
小解○濟州請隷于元元以副樞文阿但不
花為耽羅萬户○十一月甲寅地震○十二

月西北面萬戶丁贊報元立德興君塔思帖木兒爲國王○以壽春君李壽山爲東北面都巡問使定女眞疆域○遼陽省高家奴遣使來獻羊請處女以前中郎將金光徹女送之

十二年（元至正二十三年）春正月王在淸州○召兩府與前侍中尹桓李齊賢李嵒廉悌臣議還都皆曰松都宗廟所在國家根本宜速還駕以慰民望書雲觀以陰陽拘忌奏宜先駐駕城南興王寺 竢修康安殿從之○二月乙亥

發淸州○庚辰地震○癸未次興王寺百官
賀還都留都宰樞上壽王曰不圖今日得還
京城此皆卿等之功也○三月壬寅地震○
遣贊成事李公遂密直提學許綱如元進陳
情表公遂奇后外從兄也初諸奇敗皇后謂
太子曰爾年巳長何不爲我報讎會崔濡在
元謟事丞相搠思監及本國宦者朴不花爲
將作同知知后怨王又恃金鏞殺安祐等諸
將而爲內應遂與群不逞說后謀構王廢之
而立德興君爲主至是公遂行至西京謁太

祖原廟誓曰吾君而不復位臣之死不遷墓
京師奇后設饌厚慰謂公遂曰卿盡心孝吾
母是吾親兄也敢不以親兄待之公遂對曰
周姜嫄任姒育聖基化風雅存焉及其中衰
姜后待罪宣王以興褒妲呂武覆宗絕嗣善
惡昭然千載龜鑑我高麗之於大朝也戎臣
結兄弟於初天子定甥舅於後百有餘年魚
水相得矧今我皇后即周之任姒也三韓之
幸於斯為大今王勤王獻愾為國樹勳當行
賞與昭示四方以激將帥奈何逞私憾廢公

義乎丙申之禍實我家盛滿不知止足之致然耳非王之罪也不知自咎而欲廢有功之主他日必爲天下笑后雖感其言怒猶未已遂令公遂奉德興君東歸公遂托疾請留後崔濡謂德興君曰公遂在都其心莫測事或中變悔之何及重賂禿魯帖木兒朴不花必欲得公遂以歸公遂聞之謂書狀官林樸曰吾旣無父母又無後位已極矣豈復有一毫顧藉意耶嘗祝髮入山不從彼也二人入奏帝不允公遂爲元大常卿蹈禮不違觀者歎

之太子以帝命名公遂上萬壽山廣寒殿太子問殿額仁智之義公遂曰愛民之謂仁辨物之謂智帝王用此御世則可致大平矣指殿金玉柱曰老人曾見乎曰帝王發政施仁則所居屋雖朽木堅於金石不然金玉反不如朽木也太子彈琶未成曲曰久不習忘之矣公遂曰第不忘憂民之心耳琶上一二調忘之何害帝在大液池舟上太子以公遂言奏帝曰朕固知此老賢汝外家唯此一人耳

○倭國歸我被虜人三十餘口○三司右使

金光載卒光載台鉉之子事忠定甚見委任
及王即位杜門不出事母盡孝母歿廬墓終
制每時祭涕泣不止王嘉之命有司旌表所
居曰靈昌孝子里復里若干户以奉事爲居
家不治生産左右琴書湛如也謚文簡○閏
月金鏞又遣其黨犯行宫宦者安都赤右政
丞洪彦博死之夜五鼓賊金守曹連等五十
餘人突至行宫興王寺斬守門者直入曰我
奉帝旨來徑至寢殿户外殺宦者姜元吉宿
衛皆奔竄宦者李剛達負王從牖出走詣大

妃密室蒙毯而匿公主坐當其戶監入王寢
殿有宦者安都赤貌類王欲以身代王遂卧
於寢內賊認爲王而殺之踴躍呼萬歲殺侍
衛僉議評理王梓判典校寺事金漢龍等又
至右政丞洪彥博所舍曰出迎帝命彥博整
衣冠將出子及妻覺其詐勸避之彥博曰安
有爲首相而逃死者乎出見曰爾乃賊也何
稱帝旨賊遂擊殺之既而賊審知王尚在陽
言於衆曰愼勿驚動乘輿分其黨四十餘人
監宮內諸務促膳者具膳以進欲使王不疑

而出也又分其黨趣京城殺留都宰相會左
政丞柳濯與諸宰相以朔例祝釐方在妙蓮
寺聞變將如巡軍萬戶府集兵討賊賊先騎
已至妙蓮洞口濯等驟馬由間道至巡軍金
鏞獨不赴妙蓮先至巡軍集衆陽言討賊謂
諸宰相曰諸公領此兵可先詣行在予亦收
散卒繼進濯揣鏞有異志留以觀變鏞與門
客巡軍提控華之元相目凡賊被執來者予
訊輒殺以滅口密直使崔瑩副使禹磾知都
僉議安遇慶上護軍金長壽等自京城帥兵

馳詣行宮將入門請將云當審視賊所在乃入長壽厲聲曰賊徒在内何謂審視毁門先入斬賊三人瑩等遂進擊盡殺之長壽中劒死之亂定宿衛復集王出自密室即日入京命百官宿衛巡綽

臣等按 安都赤一無知宦竪耳當金鏞謀逆之日禍機斯迫以身代王視死如歸此古今士君子之所難而都赤獨能之安可以宦竪而少之哉

定興王功臣賜土田臧獲有差金鏞亦與焉

鏞至廉悌臣家飲酒與悌臣言曰三忠去矣不樂何爲人莫知其意或云彥博世雲三元帥也彥博以勳戚爲首相鏞雖執權不得自逞故云然○定辛丑扈從功臣○以廉悌臣爲右政丞柳濯爲左政丞崔瑩判密直司事禹磾韓暉爲密直副使○流金鏞于密城與王賊黨逮捕者凡九十餘人鏞爲提調一不鞫訊人皆疑之王召鏞曰宜下巡軍按問情狀但念前功姑從末減即命流之又竄其黨大護軍高惟典理正郎華之元等數人于外

自是月初日月無光無雲而陰及鏞之去天
氣清明○夏四月張士誠遣使賀平紅賊獻
孔雀○遣密直商議洪淳同知密直李壽林
如元百官耆老呈書御史臺曰賊平通路之
後獻捷賀正謝恩賀聖節等使相繼而未有
一人東還者又春盡而朔不頒赦出而使不
至此必朝廷內讒人而外小邦也今王自就
國以來朝聘之禮不懈益虔適遇紅賊成功
者再儻有過誤累蒙恩赦不知讒言何所構
而輒有異議乎伏望旌我王之功正讒人之

罪又呈書于中書省詹事院○倭船二百十三艘泊喬桐京城戒嚴以安遇慶為防禦使○金鏞伏誅先是遣大護軍林堅味護軍金斗移囚鏞于雞林府與按廉李寶林鞫之鏞云予以八年三宰無欲不遂豈有犯上之心乎但欲去洪侍中耳堅味等詰云何以殺安都赤乎鏞無以對遂轘之傳首京城籍其家斬其黨十餘人其餘杖流者亦數十人王尚未忘鏞為之泣下再嘆曰誰可恃者後有人得鏞所蓄猫兒眼精珠獻之都堂一座傳玩

許理崔瑩獨不顧曰鏞之志此等物畏之諸
公何玩耶
臣等按易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
門庭蓋奸臣始以甘言美辭小節偽行先
蠱人主之心然後陰引姦邪潛圖異志害
莫能測人主墜於術中而終莫之悟鏞以
陰譎小人從王于元既侍左右巧結王心
王亦擬之腹心而無疑是故日新之亂鏞
與聞乎故德興之變鏞亦陰為內援辛丑
紅寇之平鏞亦擅殺諸元帥究謀畢露王

雖知之尚不加罪鏞尤無所忌憚益肆兇奸與王之變欲行大事罪逆已極王不能明正其罪姑從末減竄逐而止及旣誅之王猶未忘為之泣下何也昔唐德宗為盧杞所誤兼與播遷尚不知其姦今鏞之罪逆浮於盧杞王之追念甚於德宗豈非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而然乎為人君者可不戒哉

廉悌臣罷以柳濯為右政丞遷授李公遂為左政丞紅賊之亂悌臣馱妻孥財賄車馬甚

盛棄毋而去臺諫論以不孝拜相逾月不署
告身會金鏞誅以鏞姻婭罷既而毋後大歛
而葬○杖金鏞黨房彦暉崔守雌彦暉女適
奇有傑鏞嘗脅誘彦暉數私之以有夫不敢
自恣與守雌爲妻○倭寇守安○丙寅太白
晝見經天二日○五月教曰予自襲位以來
內難屢作外寇再侵深惟厥咎實在眇躬剡
當還都之初天不悔禍星芒示警旱魃爲灾
宜先責己以惠于民其庚子年以前諸道州
縣三稅雜貢未到官者並免追徵比來奉使

之臣字民之官例用軍法敢擅殺人又於一
人既杖杖且贖予甚憫焉今後重刑申聞輕者
杖贖毋得併行畿甸之民因亂流離田野多
荒若非寬恤何以招來其京畿公私田租限
三年三分減一○譯語李得春自元來云帝
以德興君為王奇三寶奴為元子李公遂為
右政丞崔濡自為左政丞以金鏞判三司事
凡國人之在元者咸署偽官且請發遼陽省
兵以來時王不以失位廢其貢獻屢遣使价
益虔事大之禮且陳情啓稟冀悟帝心崔濡

朴不花等互相壅蔽奪其進獻禮物表牋一
不得達王無如之何遂與宰樞議防禦之策
以慶千興為西北面都元帥屯安州安遇慶
為都指揮使屯義州李龜壽為都巡察使屯
麟州李珣為都體察使屯泥城洪瑄為都兵
馬使屯静州禹磾朴椿為都兵馬使分屯江
界禿魯江等處典工判書池龍壽為巡撫使
屯龍州以備西北皆受都元帥節度命李仁
任為平壤尹以調兵食密直副使丁贊為西
北面都安撫使與韓暉將遊兵往來諸營之

間以察軍情動靜以韓方信為東北面都指揮使金貴為都兵馬使屯和州以備東北遂罷李公遂職以得春傳言之誤也○判密直事吴仁澤密直副使金達祥建議除臺諫吏兵部外添設東班三品以下六品以上西班五品以下職額時國家連年興師帑藏匱竭有功者皆賞以官仁澤等乃獻此議遂典銓注赴征將士無不超遷人樂從軍然請謁大盛賄賂公行工匠賤隷無不除授而官爵遂大濫○遣使諸道點兵○以密直副使朱思

忠為德興君內應殺之思忠謇直初下獄大
言曰我本無罪但二三執政無功驟貴逼人
如此及死人惜之◎六月遣版圖判書金湑
開城尹楊伯顏守邑嶺柵◎元遣李家奴詔
收王印章家奴入境王遣人執其從者以來
問廢立之故◎諸州赴征軍屯京城東郊夜
五鼓平澤縣軍於良大等憚於征役脅衆謀
亂突入城門天已明知事不濟自潰追捕繫
巡軍斬其魁八人遣使盡誅金鏞黨于流所
◎秋七月李家奴來王不出令百官盛陳兵

衛以迎之家奴遝百官耆老上書中書省曰
世祖嘉我忠敬王先天下朝覲之功釐降帝
女于忠烈王且許不革國俗以至于今德興
君塔思帖木兒是忠宣王出宮人嫁白文擧
所産者也而奸臣崔濡誣告朝廷尊我王位
至煩天兵其於世爲甥舅之意何哉伏望敷
奏天聰執送塔思帖木兒崔濡等以快國人
之憤○王聞征北軍多餓死減膳○八月宰
相有勸王南巡避德興之難王頗然之吳仁
澤曰德興非紅賊比大駕一南都城以北誰

從殿下者今日之策親征爲上議遂寢○以
李佇復爲西北面都察軍容使○冬十一月
定擊走紅賊功臣○十二月德興君屯遼東
候騎屢到鴨綠江朝野震懼又慮邊將或生
變凡用兵方略皆從中遙授將帥自危莫敢
專制頗失機會且軍卒皆夏月赴征徂冬未
代粮餉又絶凍餒顛仆唯將吏官屬人馬差
彊然輕兵越江屢襲遼瀋掠居民以邀官賞
故未一交鋒而先自疲弊國家違議令慶千
興留守西北使安遇慶等諸將渡鴨綠江往

擊之平壤尹李仁任謂都元帥府鎭撫河乙沚曰我軍飢寒日夜思歸豈無異心但畏法不敢耳近李都巡察行至鳳州軍卒謀叛伏誅此一驗也渡江之舉可爲寒心都元帥性多疑必不能斷我欲假他事請元帥遣君禀事於王君其圖之卽以李龜壽軍卒叛書授乙沚以遣且謂之曰君歸上必引見君第獻此書愼勿他言主上覺悟必命旋師乙沚倍道來見王覽書果大驚不暇具文牒口諭千興羅越江乙沚還仁任曰將軍渡江元帥若

以無文牒為辭猶豫不決奈何我姑先見極
陳利害然後子可入仕俾乃見千興從容語
曰令公曾牧尚州初上官時民心孰與解官
時千興曰解官時民心不如初仕任曰令日
之事殆類此主上舊君德興新主愚民但知
安飽之為樂豈知邪正之所在耶況我軍暴
露已久皆思歸乎一朝渡江其變難測莫若
斂軍還營固守鴨綠過彼渡江上策也千興
悚然曰業已如此柰何且乙沚何時還國家
必有處分頃之乙沚乃入傳旨千興悅立名

諸將還營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七

高麗恭愍王

甲辰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八

高麗紀

恭愍王三

十三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命崔瑩為都巡慰使節度諸軍討崔濡先是濡奉德興君以元兵一萬渡鴨綠江圍義州弓庫門都指揮使安遇慶七戰却之濡登山覘我軍寡且無援乃分為七隊鼓譟而進我軍奔還入門中郎將崔黑驢下馬執槍立門外濡不敢前黑驢殿我軍徐驅而入我軍復出與戰賊擒都兵

馬使洪瑄我軍敗績走保安州濡入據宣州
至是王聞之命瑩將精兵急趣安州又命我
太祖自東北面率精騎一千赴之瑩道遇亡
卒輒斬以徇軍令始肅泥城都體察使李珣
都兵馬使禹磾朴椿等引軍來會軍勢復振
○以黃裳爲東北面都巡討使○女眞三善
三介等入寇陷咸州和州初北人金方卦娶
我度祖女生三善三介於
太祖外兄弟也生長女眞膂力過人善騎射
聚惡少橫行北邊畏

太祖不敢肆
太祖世長咸州恩威素積民仰之如父母女
真亦畏慕自戢至是三善三介聞
太祖往援西北誘致女真寇忽面三撒王命
交州道兵馬使成士達發精騎五百往擊之
三善三介陷咸州守將全以道李熙等棄軍
走還東北面都指揮使韓方信兵馬使金貴
進兵和州亦潰退保鐵關和州以北皆沒焉
官軍累敗將士喪氣日夜望
太祖之至○大護軍金斗體覆西北面還時

軍卒寒餓著蓑白温斗米換馬道殣相繼亡
卒行乞滿路貌甚羸瘁雖隣里故舊不識也
及罷兵生還者百才一二而用事之臣壅蔽
不聞體覆使雖相望於道軍中虛實王竟莫
之知○崔瑩等擊崔濡軍大敗之先是濡候
騎至定州安遇慶將精騎三百掩擊敗之虜
其將宋臣吉劉以徇軍濡奪氣至是遇慶李
龜壽池龍壽羅世為左翼李珣禹磾朴椿我
太祖為右翼崔瑩為中軍行至定州
太祖見諸將退北言其怯懦不力戰諸將忌

之時賊已屯隨州之達川諸將謂
太祖曰明日之戰君獨當之
太祖知諸將忌之稍有憂色明日賊分爲三
隊
太祖居中手下老將二人爲左右各當其一
隊奮擊之
太祖所乘馬陷泥濘甚危馬奮躍而出衆皆
驚異
太祖射賊將數人賊乃潰去二老將拔劒亂
擊之賊已奔崩唯塵埃蔽空而已初謂嗜蒙

漢軍以利曰高麗王威脅將士使守西北閫
新王來則不戰而散事定賞以高麗宰相以下
家產衆皆信之及渡江我軍堅拒無一降者
蒙漢軍疑我誘致深入設伏以待及獵川之
敗乃知墮於濡計夜詐為我軍狀呼譟驚動
濡軍遂焚其營還渡江而走我軍追至江不
及擲仁雨康之衍安福從等罷德在後執而
殺之彼兵還燕京者纔十七騎○東寧路為
户扑偭也大入寇延州崔瑩遣其將擊却之
○以金光祚為東北面都巡慰使○二月載

太祖自西北面引軍至鐵關入心皆喜將士
膽氣自倍與韓方信金貴三面進攻大敗之
悉復和咸等州三善三介奔于女真終不返
王倚賴益重○以金逸逢領都僉議我
太祖爲密直副使賜端誠亮節翊戴功臣號
○賜韓方信彩段我
太祖及金貴金帶○慶千興崔瑩等凱還王
命有司如迎駕儀百官宴于國清寺南郊以
慰之賜諸將賊臣田宅財物○西北面都兵
馬使丁贊麾下睦忠倚從兄仁吉勢驕橫不

執贊制之不能禁忠怨之誣告贊與德興君相通下巡軍憂憤而卒贊性寬博有武藝時人惜之○韓方信金貴凱還王宴于內殿○三月倭船二百餘艘寇河東固城泗州金海密城梁州○罷左正言金齊顏初內豎韓暉以邊功拜僉議評理諫官不署告身暉意齊顏所為譖於王曰臣國耳忘家暴露霜雪衛侮于外齊顏年少謀居言官而有二心非唯不署臣謝牒凡從川之役將士謝牒皆不署是欲使將帥解體也王大怒譴簽書密直司

事元松壽曰齊顔卿族卿掌銓選引為諫官
欲何為也松壽伏地流汗不能對将下齊顔
獄守侍中慶千興密直副使宋仁績争之不
能得密直副使金達祥進曰齊顔諫官也若
下獄後世以殿下為何如主王益怒起入内
然不下獄齊顔謝病王遣中使強起之令署
暉告身竟罷之○全羅道右道兵馬使邊光
秀左道兵馬使李善領漕船遇倭兵與戰敗
績先是漕船阻倭不得運王選東北面武士
及喬桐江華東西江戰船八十餘艘命光秀

善分将往護之光秀船至代島有内浦民被
虜者逃来告曰賊伏兵伊作島不可輕進善
不聽鼓噪先進賊以二艘逆之佯退俄而賊
五十餘艘圍之兵馬判官李芬孫中郎将李
和尚等先與戰盡為賊所殺諸船兵望見喪
魄投海死者十八九光秀善等觀望不戰而
退戰卒大呼曰兵馬使何棄士卒而退耶願
小駐為國家破賊光秀等終不救士卒氣益
沮喪由是大敗唯副使朴成龍力戰全船而
来身中數矢兵馬判官金承遠與判官金鋐

散員李天生殊死戰賊追之不敢近有賊船
二艘忽從西橫擊士卒不能支皆投水獨承
遠力戰中數槍亦投水然善泅故得不死夜
還登船有一卒中矢亦投水援舷無力不能
上承遠引致船中晝夜手棹三日得到南陽
府還者唯光秀善等舡才二十艘而已喬桐
江華東西江哭聲相聞光秀等竟不坐○全
羅道都巡禦使金鉉領漕船遇倭兵與戰敗
績初鉉居羅州以豪右奪占田民資財饒富
嘗擊倭于木浦受賞職輸貨權要屢爲捕倭

使轉為巡衛使時全羅道饑重以兵革民不
聊生鋐剝民掊克無所不至一方嗷嗷大護
軍宋芬死其妻服未闋鋐托官事鉤致白晝
强淫因以為妾至是亦以漕船至內浦與倭
戰敗死者太半嬖幸受鋐賂叉譽之王賜內
醞迎勞人多憤恨○夏四月江浙張士誠遣
萬戶袁世雄來聘○淮南朱平章遣萬戶許
成來聘○五月慶尙道都巡問使金續命擊
倭三千於鎭海縣大破之獻兵仗王賜衣酒
金帶爵戰士有差○鐵城府院君李嵒卒嵒

尋為侍中謹守繩墨無少假貸居家不問有
無以圖書自娛善隷草嘗寫太甲篇以獻于
王謂其子岡曰汝志之吾旣老矣無官守無
言責當以格君心為務耳後配享忠定王廟
○遣大護軍李成林與校副令李翺報聘于
江浙○六月李公遂洪淳許綱在元與判書
李子松判事金庚黃大豆副令張子温北部
令林樸等為書納竹杖中遣鄭良宋元從間
道来報德興君在永平崔濡還託權勢謀起
大兵而東且請于帝曰如得還國盡發丁壯

以充天子衛兵歲貢糧餉且於慶尚全羅置倭人萬戶府招誘倭奴授金符使爲上國之援其謀如此願國家毋謂德興已敗備之无謹○明州方國珎遣使来獻沉香弓矢及玉海等書○秋七月選諸道良家子弟補充八衛番上宿衛分隷五軍屯于京城四門外唯江陵道子弟屯其道以備東北○吴王張士誠遣使来獻玉纓玉頂子綵段○八月流吴仁澤金達祥于外先是王名侍中柳濯慶千興賛成事崔瑩曰仁澤達祥典銓注遺棄賢

良進用親姻不記功勞惟視賄賂傷和召灾
罔不由此當屏諸遠方以荅天意時仁澤達
祥方在都堂遣中使宣旨於座流仁澤于清
風郡達祥于沃州國人大悅尋拜達祥為漢
陽尹又流前軍簿判書吳英挂三司判官吳
英佐皆仁澤之子也英挂等從其母卜於盲
人石天祿曰崔瑩李龜壽何時見斥天祿曰
不久言洩英挂等得罪天祿亦杖流〇冬十
月元遣翰林學士承旨奇田龍詔王復位勅
送崔濡先是護軍張子溫還自元言叅相李

羅帖木兒等以謂高麗王有功無罪而爲小
人所困盡先治之於是奏帝命王復位檻送
濡王大悅賜子溫金帶米布等物拜上護軍
至是詔至都堂請王郊迎王不允命百官迎
之且曰詔使若問不郊迎宜對曰寡君嘗獲
罪天朝褫爵今雖復位未承明命不敢迎詔
及元使至行省王以便服聽旨乃具冕服拜
命○以李公遂領都僉議洪淳知都僉議兼
監察大夫李子松金庾爲密直副使皆賜功
臣號德興之變帝令高麗人皆從德興之國

金添壽柳仁雨康之衍黃順安福從文益漸
奇叔倫等皆附之唯公遂子松淳庚等不從
久居燕錢粮匱竭終始不貳故有是命公遂
之辭職東還也忠義聞天下出燕京齊化門
令蒼頭吹笛曰天下之樂復有如此者乎中
途馬困蒼頭以失買東蒭飼之公遂曰何故
奪窮民食乎截綿布償之閭山站無人粟積
于野從者又取飼馬公遂問粟一束直布幾
尺如其言書布兩端置粟積中從者曰人必
取去何益不如不償曰吾固知之然必如是

吾心得安○遣贊成事李仁復如元謝復位
同知密直司事王重貴賀千秋○十一月崔
濡伏誅○以田祿生為監察大夫○十二月
倭寇阻江殺關吏
十四年元至正二十五年春正月遣密直副使金庾
如元請執送德興君庾至遼陽知樞密院事
黑驢謂庾曰帝勑臣杖塔思帖木兒還本國
方背疽待其愈杖而歸之庾聞之乃還○命
典儀副令林樸陳時政得失樸上十餘事王
嘉納初樸從李公遂如元德興君授典理摠

郎樸不從及還王曰德興誘以華秩汝不從
吾亦以華秩褒之乃除中書舍人又上書令
成均五經四書齊科舉一依中朝之法○二
月公主薨先是王以公主彌月赦公主難產病
劇又大赦公主寢薨王慟甚置四都監十三
色以供喪事命各司設奠賞其豐潔者又設
懺經會於殯殿王素信釋教至是尤酷信大
作佛事○三月倭寇喬桐江華命東西江都
指揮使崔瑩帥兵出鎭東江○遣密直副使
楊伯淵如元告公主喪○元遣吏部侍郎王

朶例兗来冊王爲太尉仍賜御酒○倭入昌
陵取世祖真以歸以金續命爲東西江都指
揮使○以金續命爲三司左使元松壽爲政
堂文學○遣密直副使洪師範如元謝冊命
○夏四月吳王張士誠遣使来聘○葬公主
于正陵王惑浮屠說欲火葬以問侍中柳濯
濯不可迺止王手寫公主真日夜對食悲泣
三年不御肉膳○倭寇喬桐江華東西江○
楊伯淵洪師範等以元亂道梗不達而還○
五月乙丑地震○以妖僧遍照爲師傅賜號

清閑居士咨訪國政照靈山縣玉川寺奴也
幻為僧不見齒於其類王夢人拔劍刺已有
僧救之得免明日以告太后會金元命以照
見其貌惟肖王大異之與語聰慧辨給自謂
得道詭為大言輒中旨王素信佛又惑夢由
是屢密召入內與之談空照目不知書常遊
京都勸緣誑誘諸寡婦售其奸淫自見王務
矯飾枯槁其形雖盛夏隆冬常衣一破衲王
益重之凡饋衣服飲食必潔淨至於足襪必
頂戴致敬饋之李承慶見之曰亂國家者必

此髡也鄭世雲以為妖僧欲殺之王密令避之承慶世雲死髮而為頭陀復来謁王始入内用事言無不從人多附之士大夫之妻以為神僧聽法求福而至照輒私焉○聚賛成事崔瑩為雞林尹時照主密直金蘭家蘭以二處女與之瑩責蘭照嫉之會瑩與慶復與率私兵大獵東郊時方旱蝗識者譏之照因是譖于王王遣李珣讓之曰倭入昌陵取世祖真卿為東西江都指揮使而不知以金續命代卿而卿猶領其兵田獵無時何也予維

不言臺諫其不論爭今以卿尹雞林可亟之
任瑩聞命向闕歎曰今之得罪者鮮克保全
吾得尹雞林聖恩厚矣遂行
史臣安仲温曰時方旱蝗而地又震千興
瑩身爲碩輔民望所屬不思所以燮理而
禽荒是事其招辛旽讒搆之禍非不幸也
以金普李春富爲都僉議賛成事任君輔金
蘭朴曦爲密直副使皆旽所善也流賛成事
李龜壽評理梁伯益判密直朴椿芮城君石
文成晉原府院君金壽萬皆籍其家皆旽所

諧也命祢瞿李仁任掌庶政于都堂蘭君韓
睦仁吉掌庶務于宮中慶千與不得與聞政
事○六月李公遂慶千輿李壽山宋卿元松
壽王重貴韓公義罷以金普守都僉議侍中
李仁復判三司事李仁任為僉議贊成事權
適睦仁吉為僉議評理朴元鏡為密直副使
洪永通為監察大夫仍賜仁任純城佐理功
臣號進左侍中○照又謫流陽川君許猷前
典工判書邊光秀判事洪仁桂僉議評理金
貴春城君朴曦許猷子典理判書瑞○秋七

月照分遣其黨上護軍李得林巡軍經歷吳
季南鞫問崔瑩李龜壽梁伯益石文成朴椿
等交結內臣金壽萬離間上下斥去賢良大
爲不忠羅織成獄瑩等皆誣服請速即刑乃
削爵流之得林之鞫瑩也必欲殺之鄭思道
時鎭合浦死執以爲不可得林詐眊幷罷之
○竄監察掌令許少游爲全羅戍卒初監察
司鞫前護軍牛宣佐殺人狀宣佐逃收宣佐
故舊吳季南家奴索之王以季南方鞫瑩等
命勿問少游不奉教王怒竄之少游嘆曰臣

罪當誅吾君聖明聞者傷之僉議司諫闕請宥少游王曰少游之罪卿等所未知因謂左右曰少游父邕強暴為世所憎少游真其子也

史臣曰愛惡不可僻焉許邕直臣而王以少游之強憎及其父李南儉人而王以遍照之寵宥及其友然則為惡者何所懼而為善者何所勸哉

以遍照為真平侯○八月明州方國珍遣使來聘○瑞寧君柳淑罷歸田里先是淑見王

多疑忌功臣少有全者又懼盛滿屢乞退王不許淑告病不朝不通賓客者數月時遍照出入禁闥淑稍抑之及其進用中傷大臣虐焰可畏每招淑淑不徃照深銜之且惡淑忠直讒毁百端王稍信之召淑執手嘆曰予倚卿永作股肱何其衰耗乃爾卿其言志無隱唯卿所欲淑乞歸田里許之○九月金普罷時任君輔雖因遍照復相内懐慚愧嘗白王曰崔瑩李龜壽等皆癸卯功臣定亂安社將宥十世何罪貶黜且師傅本僧也雖國朝之

人豈可使賤僧為政取笑天下王不聽君輔退謂人曰以累葉衣冠幸蒙上恩承乏政府使無識僧得肆其奸後世其謂我何普亦屢言於王遍照讒普罷相欲并斥君輔王曰普與君輔同時復進今復無故盡逐人謂我與卿進退大輕不如姑待後日自是君輔雖在政府不復預聞國事○冬十月方國珍遣使來聘○十二月以遍照為守正履順論道燮理保世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領都僉議使司事判監察司事鷲城府院君提調僧錄

司事兼判書雲觀事始稱姓辛改名旽初王
在位日久宰相多不稱意嘗以謂世臣大族
親黨根連互為掩蔽草野新進矯情飾行以
取名望及其貴顯自耻門地單寒連姻大族
盡棄其初儒生懦而少剛又有門生座主同
年之號黨比徇情三者皆不足用也思得離
世獨立之人以革因循之弊者久矣及見旽
以為得道寡欲且出於賤微更無親比任之
大事則必經行而無所顧藉故拔於髡緇授
以國政而不疑也王請旽屈行以救世事旽

陽不肯以堅王意生強之旽曰嘗聞國王大
臣多信讒間愼毋如此乃可福利世間也王
乃手寫盟辭曰師救我我救師死生以之無
惑人言佛天證明於是旽與議國政用事三
旬罷逐親勳名望冢宰臺諫皆出其口領都
僉議久虛其位至是自領之始出禁中寓奇
顯家百官詣門議事旽以辰巳聖人出之讖
昌言曰所謂聖人豈非我歟初顯後妻寡居
旽為僧得通後乃歸顯及旽貴主顯家又通
以顯妻主中饋旽貪淫日甚貨賂輻湊居家

丙午

飮酒啗肉恣意聲色謁王則請設醼菓果茗
飮○以金元命爲鷹揚軍上護軍掌八衛四
十二都府元命以旽故大用○罷密直提學
李達衷達衷嘗於廣坐謂旽曰人謂公酒色
過度旽不悅罷之
十五年元至正二十六年春正月前刑部尚書鄭云
敬卒云敬剛直善治民嘗以書狀如元奇后
方寵中貴多東人來饋頗倨傲云敬正色曰
今日之饋爲舊主也中貴愕然曰秀才教我
矣後任全州有元使盧某暴橫所至淩辱守

令疾馳入州欲罪以不及郊迎云裵引禮不
屈即日棄去父老呼哭盧亦惕服留之不得
其剛直類此○三月遣密直提學田祿生聘
于河南王廓擴帖木兒○夏四月鷹揚軍上
護軍金元命鑿溝于市北街自言將以壓朝
廷也術家曰徑市鑿溝武盛文衰時元命黨
辛旽恐臺諫文臣發其奸用術家語以壓之
史臣尹紹宗曰我東方箕子所教之地在
漢有仁賢之化在唐爲君子之國本朝世
崇文教布列朝廷者皆讀書人至於命將

出師亦用文臣姜仁獻公邯贊走遼師固封識尹文肅公瓘斥女真立九城西都妙清之僭號也金侍中富軾討之金山王子之東寇也趙太尉冲平之皆用儒臣以成大功豈儒者短於武歟毅廟之李鄭仲夫盡殲朝臣始指文臣爲朝廷自是武夫擅政祖宗法毁至今朝廷讀書者無幾而元命以區區妖術求以壓勝小人之欲害君子而恣其險譎無所不至多類此可勝痛哉

王觀呼旗童戲於殿庭賜布百匹國俗以四
月八日是釋迦生日家家燃燈羣童剪紙注
竿為旗周呼城中街里求米布為其費謂之
呼旗○王以無嗣選德豐君義右常侍安克
仁女為妃與辛旽共觀之旽據胡床自若○
左司議大夫鄭樞右正言李存吾上疏論辛
旽王下樞存吾獄貶樞為東萊縣令存吾為
長沙監務疏曰臣等伏值三月十八日於殿
内設文殊會領都僉議辛旽不坐宰臣之列
敢與殿下並坐間不數尺國人驚駭罔不洶

渦夫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苟無禮焉何以為君臣何以為父子何以為國家乎聖人制禮嚴上下之分謀深而慮遠也竊見晚過蒙上恩專國政而有無君之心當初領都僉議判監察命下之日法當朝服進謝而半月不出及進闕庭膝不少屈常騎馬出入紅門與殿下並據胡床在其家宰相拜庭下皆坐待之雖崔沆金仁俊林衍之所為亦未有如此者也昔為沙門當置之度外不必責其無禮今為宰相名位定矣而敢失禮毀常若此原

究其由必託以師傅之名然俞升旦高王之
師鄭可臣德陵之傅臣等未聞彼二人者敢
若此也李資謙仁王之外祖仁王謙讓欲以
祖孫之禮相見畏公論而不敢盖君臣之分
素定故也是禮也自有君臣以来亘萬古而
不易非吨與殿下之所得私也吨是何人敢
自尊若此乎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
辟玉食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必害于家凶于
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是謂臣而僭上之
罹則有位者皆不安其分小民化之亦踰越

其常也肫既作福作威又與殿下抗禮是國
有兩君也陵僭之至驕慢成習則有位者皆
不安其分小民踰越其常可不畏哉宋司馬
光曰紀綱不立奸雄生心然則禮不可不嚴
習不可不慎若殿下必敬此人而民無災禍
則髡其頭緇其服削其官置之寺院而敬之
必用此人而國家平康則裁抑其權嚴上下
之禮以使之民志定矣國難紓矣且殿下以
肫爲賢自肫用事以來陰陽失時冬月而雷
黃霧四塞彌旬日黑子夜赤祲天狗墜地木

冰太甚清明之後雨雹寒風乾文屢變山禽
野獸白日飛走於城中甿之論道爕理功臣
之號果合於天地祖宗之意乎臣等職在諫
院惜殿下相非其人將取笑於四方見譏於
萬世故不得嘿嘿庶免不言之責旣已言矣
敬聽所裁疏上王大怒覽未半遽命焚之台
樞等面責時甿與王對床存吾目甿叱之曰
老僧何得無禮如此甿惶駭不覺下床王愈
怒下樞等巡軍獄命賛成事李春富密直副
使金蘭簽書密直李穡同知密直金達祥鞫

之乃謂左右曰予畏存吾怒目也初存吾草疏赴省出藁袖中示同列曰妖物誤國不可不去諸郎畏縮無敢應者存吾與樞姻親也謂樞曰兄不當如是樞從之遂與上疏春富等問樞曰誘汝上疏者誰歟對曰吾父子相繼為諫大夫俱受國恩今見上委政非人將危社稷人人憤恨故在言職不得嘿嘿耳豈待人誘之然後言乎且盹擅威福道路以目孰使之者歟問存吾曰爾尚乳臭童子何能自知必有老狐陰嗾者其無隱對曰國家不

以童子無知置之言官敢不言以負國家耶
時存吾年二十五旽黨因此欲盡去異己凡
有名望者必欲摳等援引或謂摳等曰若云
前政堂元松壽前侍中慶千興嗾之則可免
死荅曰身為諫官第論國賊耳安有為人所
指乎且死生有命豈可誣人以求免耶右獻
納朴晉祿右司議林顯見摳等于巡軍獄晉
祿將出曰我輩不人不人顯愕然趨出曰是
何言也摳等之下獄也旽黨必欲殺之擅謂
春富曰二人狂妄固可罪矣然我太祖以來

五百年間未嘗殺一諫官今因令公殺諫官
恐惡聲遠播且小儒之言於大人何損不如
白令公勿殺春富等然之得免自是盹之縱
鶩尤甚宰相臺諫皆附盹而言路塞矣

臣等按 朱雲一言足以褫邪佞之魄胡銓
一疏足以破奸軌之膽其慷慨骨鯁之忠
千載凜然盹蓄無君之心將不利於社稷
人皆知之公卿大夫無一敢言者存吾抗
疏極論犯人主雷霆之威而不小挫觸老
奸豺虎之怒而不畏死忠肝義膽直與冰

霸日月爭光者矣嗚呼雲之所斥者張禹
銓之所論者秦檜今旽為二君於國擅生
殺之權其勢焰豈特禹檜而止歟存吾廷
辱之使賊旽褫魄破膽不覺下床事之至
雖有甚於雲銓者而存吾能之高麗五百
年間諫官一人而已及死之日有旽亡吾
亡之語則亦可見乃心王室死生不渝之
大節矣
竄僉議評理睦仁吉判密直任君輔先是仁
吉徼巡京城有人犯夜走入魯國公主從兄

哈剌不花之第索之甚急哈剌不花訴於王
王怒辛旽既以計盡逐舊臣仁吉雖潛邸舊
臣以武人不識字不爲忌至是旽宄詐益露
恐仁吉白王乘王怒譖之君輔言仁吉舊人
不可以小失去旽素銜君輔又聞鄭樞之逐
君輔營救益嫉之故同日被竄旽以黃裳李
壽山韓方信安遇祥李金剛池龍壽楊伯淵
金達祥李云牧張必禮李善等爲禁衛提調
官於是內外之權悉摠於旽○辛旽與宰樞
延廣州天二寺佛舍利置之王輪寺王率百

官往觀之施黃金綵帛又賜僧布八百匹室
樞以下冠帶立庭旽著半臂衣手圓扇並御
床坐王拜舍利旽亦拜旽紬緣化文並捧王
王受之愈謹○廢知榮州事鄭習仁爲庶人
初習仁視事吏以故事請詣災圖焚香習
仁曰人臣不諂非義災何由生若其無妄順
受而已命吏撤去州有佛塔習仁訊其名曰
無信習仁曰異哉惡木不息盜泉不飮惡其
名也烏有巍然其形爲一邑所瞻視而以無
信表之者乎乃令州吏刻日毁之用其甎以

修賓館旽聞而怒令繫雞林府獄閱五月移繫典法獄困苦之時習仁持母服旽必欲置死地廷臣憐之多為白王者乃得免廢為庶人令就州復搆其塔○五月益山府院君李公遂卒公遂益州人精明謹愼果斷剛毅一毫不妄取與屹然不為權勢所屈時辛旽當國頗忌之公遂亦以盛滿自戒居德水縣別墅幅巾藜杖嘯咏其中風流閑雅蕭然有山野之趣及遘疾親戚謂夫人金氏曰盍禱于佛金氏曰公平生未嘗佞佛妾安敢背其道

以欺公耶卒謚文忠後配享王廟○倭寇深嶽縣○遣鄭元庇聘于河南王廓擴帖木兒○置田民推整都監以辛旽為判事令曰比来紀綱大壞貪墨成風宗廟學校倉庫軍須田及國人世業田民豪強之家奪占幾盡或已決仍執或認民為隸州縣驛吏官奴百姓之逃役者悉皆漏隱大置農莊病民瘠國感召水旱癘疫不息今設都監推整其知非自改者勿問過限事覺者糾治妄訴者反坐令出權豪多以所奪田民還其本主中外欣然

旽問一日而至都監李仁任李春富以下聽
決爲旽外假公義實欲市恩於人凡賤隷訢
良者一皆良之於是奴婢之背主者蜂起曰
聖人出矣旽欲收羣小之心以濟奸慝類此
婦人訟者若有姿色旽外示哀矜誘致其家
輒淫爲訟必得伸由是女謁盛行士人切齒
○侍中柳濯謝病乞退○正陵役夫伐德陵
木殆盡以營齋室守陵者不敢禁
史臣尹紹宗曰王性至孝即位之初以宰
相張沆邃禮學命修正大廟禮樂器服及

沆斈王嘆曰今宰相安有盡心宗廟如張
訥齊者耶乃命知奏事元松壽改盡太祖
以來先王先后真而其真殿山陵一皆新
之王奉先追遠之意至矣自辛旽用事諸
賢既斥小人面諛臺諫杜口至伐祖陵松
栢而王不知可勝痛哉
百官會于辛旽家地大震旽家車馬塡街而
宮門寂然識者寒心○倭奪漕船三艘死傷
甚衆又屠喬桐縣京城大震命安遇慶池龍
壽李珣等領三十三兵馬使出屯東西江旱

天府時影殿正陵役夫與百司所事不出土
木庶事廢弛倉廩虛竭宿衛單弱軍政不修
至無兵可操無甲可授諸軍索然望賊不敢
進○大起魯國公主影殿于王輪寺之東南
令百官輦木石數百夫挽一木尚不能進呼
耶聲動天地晝夜不絕牛死者相繼于道○
六月田祿生不達河南而還祿生至燕京皇
太子不欲我通信河南命祿生東還書狀官
軍簿佐郎金齊顏謂祿生曰公大臣不可留
也予且留必達使命于河南遂留燕京王以

齊顏為携貳徵還所賜治裝餞穀○以上護
軍李得霖為全羅道按廉得霖本隊尉寅緣
附旽驟顯貪縱不法憲司劾得霖嘗盜廣州
貢紬王命勿治督令之任○前政堂文學元
松壽卒松壽黍銓注八年慎重名器不少私
王敬重見松壽至必起待之及旽用事以憂
卒年四十三有宰相器國人惜之○秋八月
德寧公主享太后于文睿府王待宴辛旽從
王入見太后不賜坐旽趨出王白太后曰僉
議國之柱石何不賜坐太后正色曰未亡人

安珦與外僧共坐耶王嘿然由是旽深銜之時公卿舊臣皆爲所逐旽所憚者獨太后故譏間百計○旽覺李龜壽置于松廣寺金貴于盧山寺朴椿于裂巖寺後二年遣人皆沈于江殺之○瀋王遣使來瀋王即暠之孫也先是元皇后太子憾王誅奇氏以金鏞爲內應欲立瀋王瀋王固辭曰叔父無子百歲後國爲姪今叔父無恙吾而可奪叔父位耶天下莫不賢之王聞而嘉之聞遺甚厚○王更名顒○設文殊會於宮中凡七日王憂無嗣

或至泣下辛旽說王曰開文殊會則必誕元良王從之欣然有得子之望前會一日別建淨殿於宮內覆以白茅為道場吹螺擊鼓如三軍鼓角都人初聞以為宮中有變皆驚駭久之乃定旽入道場終會而出緇黃雜派塡咽宮掖糜費不貲○遼陽平章高家奴獻鷄王放之王性慈愛不忍害物嘗見狗鳴急曰此必腹痛也命出內藥藥未至王立待之在位踰紀未嘗一為遊畋之樂

臣等按古之聖人因田獵取禽獸以奉宗

廟夫豈不仁而然哉今王不淫于田荒于禽恩及於狗彘果出於仁愛之心乎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王信浮屠惑妖僧剝喪忠良影殿之役勞民動衆偃鳧藪野恩不至於百姓雖有區區小惠及於異類非仁民愛物之本心何足取哉

九月幸洛山寺幸毗顧剎也左右爭言於王曰今歲大稔王跪于佛曰自不穀莅國十有五年水旱爲災今歲之稔實由僉議之燮理也王敬毗稱僉議而不名毗以洛山觀音靈

異令吳一鶚密書願狀曰願令弟子分身年
尼奴福壽住國年尼奴旽婢妾般若所生是
爲禑或云初旽納私婢般若有娠屬伴僧能
祐使就産於其母家七日而般若還能祐母
收而養之未期年其兒死能祐恐被旽讓竊
取他人兒置諸他所請於旽曰兒有疾移養
城外何如旽許之比及一年旽取養于家般
若亦未知非其兒也王常求嗣謀所以立後
一日微行至旽第旽指其兒曰願殿下爲養
子以立後王睨而笑之不荅然猶心許之○

高麗恭愍三

倭入陽川縣掠漕船○冬十月癸丑大震雷
地震丙辰又震○全羅道都巡問使金庾募
兵得百艘討濟州敗績○淮王遣使獻羊○
十一月侍中柳濯享王王安兩妃在東辛旽
在西旽謂王曰二妃年少而愚王曰不愚旽
又戲王曰聖體不已勞乎王曰勞矣哉
臣等按 先儒曰龍樓雞障之嚴尊卑所以
定位桂掖椒房之邃內外所以別嫌也而
明皇之於祿山賜座而不之疑出入而不
之禁凡有血氣者俱為不平而明皇獨無

忤色何哉其譏之也至深切矣恭愍之於
旽寵昵亦甚内外無禁當享德寧也與旽
入見驚毋后心其選二妃也與旽共觀今
濯之享也旽及王妃坐分東西使從鐵之
賊褻近宮闈雖戲侮不遜亦莫之恤是何
心哉平居不嚴宮闈内外之別長姦軌畔
渙無涯之心則將何以禁其未然乎明皇
之爲孽胡所逼恭愍之爲賊旽所誤前後
一轍由不能謹之於微辨之於早也
河南王遣中書檢校郭永錫來聘金齊顏

自燕京單騎走河南達國書因上書以為大
王忠義聞天下吾王欲與大王東西協力削
平僭亂夾輔帝室河南王大悅奏授齊顏中
議大夫中書兵部郎中簽書河南江北等處
行密樞院事至是偕永錫來王欲拜代言辛
旽以齊顏不私謁己沮之乃授內書舍人○
十二月郭永錫謁文廟見學舍荒頹謂館伴
李穡曰吾聞貴國自古右文何至是耶穡曰
國學火于辛丑王方務息民至於宮禁尚未
營葺此乃開城府學也王聞而甚慚○郭永

錫以百金享王承河南王之命也酒半永錫請侍臣聯句左右皆武人相顧失色王甚慙○封王氏為益妃賜姓韓氏安氏為定妃○郭永錫還王餽衣服鞍馬金帶不受時林樸為館伴永錫曰嘗聞高麗山水之異尚有箕子之風願觀地圖禮樂官制樸曰欲知我國山水靈異今上有皇后太子豈非鍾秀氣耶永錫拊膝高吟曰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左右慚赧○以李云牧為鷹揚軍上護軍云牧與辛旽為比隣其女適高漢兩

有姿色云妝邀旽于家使女行酒旽悅而淫焉旽又欲娶故密直提學許綱妻金氏金聞之曰吾夫平日未嘗睨粉黛今妾夫亡何忍背耶必欲汚我當自刎遂祝髮為尼旽聞而止

十六年（元至正二十七年）春正月元遣前遼陽理問忽都帖木兒追錫永陵諡曰忠惠明陵曰忠穆聰陵曰忠定○二月元太子遣大府卿大都驢賜王衣酒○以宦者申小鳳守正陵三年加密直使商議賜忠誠節義翊衛功臣號

仍命百官迎于迎賓館○有民兄弟偕行弟得黃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陽川江同舟而濟弟忽投金於水兄恠而問之荅曰吾平日愛兄甚篤今而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祥之物也不若投諸江而忘之兄曰汝言誠是亦投金於水時同舟者皆愚民故無有問其姓名邑里云○元御衣酒使高大悲來自濟州帝賜王綵帛錦絹時元帝欲避亂濟州仍輸御府金帛乃詔以濟州復屬高麗時牧胡強數殺國家所遣牧使萬戶以叛及金庾

之討牧胡許于元請置萬户府王奏金庾實
非討濟州因捕倭追至州境樵蘇牧胡妄生
疑惑遂與相戰耳請令本國自遣牧使萬户
擇牧胡所養馬以獻如故事元從之◎元以
辛旽為集賢殿大學士賜衣酒旽受宣于家
置之座傍曰安用此物為但他所與不可棄
也旽之驕傲如此◎三月遣典法判書白漢
龍如元謝恩前同知密直王重貴賀聖節◎
倭掠江華府◎幸演福寺大設文殊會中佛
殿結綵帛為須彌山環山燃燭大如柱高丈

餘夜明如晝絲花綵鳳炫耀人目幣用綵帛
十六束選僧三百遶須彌山作法梵唄震天
執事者無慮八千人王與辛旽坐須彌山東
率兩府禮佛旽白王曰善男女願從上結文
殊勝因請許諸婦女上殿聽法於是士女雜
還寡婦至有爲旽冶容者及至飯僧王手擎
金爐遂僧行香略無倦容旽以餅果散於婦
女咸喜曰僉議乃文殊後身也士女飲珍羞
或棄地上一會所費至鉅萬王命忽赤忠勇衛
二百五十人晝夜衛旽是日暴風終日黃塵

聽天會凡七日而暴風三日大霜三日○遼陽平章洪寶寶知遼陽沿海行樞密院事於山帖木兒遣使來聘○夏四月辛旽相地于平壤贊成事李春富知密直金達祥等從之儀衛如乘輿旽還四日猶不朝謁王以久不見悵然不樂使人請見旽曰吾今疲矣明日乃進時旽以道詵記松都氣衰之說勸王遷都王方惑於影殿之役不樂聞旽不復言○遣典挍令林樸宣撫濟州先是國家所遣官吏率皆貪暴民皆苦之牧胡誘以數叛樸行

至羅州取水盛瓮而歸雖茶湯不入口民大悅曰王官皆如林宣謙我輩何至叛乎○王步至奉先寺松岡觀擊毬○五月遣張子溫報聘于河南王○命起樓於宮門東大陳百戲擊毬以觀之辛旽騎馬至都評議司幕前宰相皆起立拱手旽馬而與語旽服飾一如王見者不能辨憤其無禮○命重營國學令中外儒官隨品出布以助其費先是旽與李穡等會崇文館相舊址旽免冠扣頭誓先聖曰盡心重營左右皆曰少損舊制可易成旽

曰文宣王天下萬世之師也可靳小費虧前
代之規乎○以判開城府事李穡兼大司成
增置生員又擇經術之士金九容鄭夢周朴
尙衷朴宜中李崇仁等皆兼學官先是館生
不過數十穡更定學式每日坐明倫堂分經
授業講畢論難忘倦於是學者坌集程朱性
理之學始興時經書至東方者唯朱子集註
耳夢周講說發越超出人意聞者頗疑及得
胡炳文四書通無不脗合諸儒尤加嘆服穡
亟稱之曰夢周論理橫說竪說無非當理推

為東方理學之祖○秋七月雞林府院君李齊賢卒齊賢瑱之子自幼嶷然如成人忠宣留元構萬卷堂姚燧閻復元明善趙孟頫等諸學士咸遊王門齊賢周旋其間學益進天資厚重加以文學發於議論措諸事業俱有可觀平生未嘗疾言遽色自號益齋人無貴賤皆稱益齋然不樂性理之學無定力嘗權行省陞陛上拜表儀衛與王無異人譏之謚文忠後配享王廟○八月謁文廟○以僧千禧為國師禪顯為王師二僧皆曉所善者也

三九拜禪顯立受百官朝服訖班旽獨戎服
立殿上每王一拜輒嘖嘖稱嘆私語宦者曰
主上禮容天下稀有其陰媚取寵如此史官
尹紹宗在傍旽顧謂曰毋妄書國事吾將取
觀之初禪顯之未封也紹宗族僧夫目謂紹
宗曰旽之貪暴犬豕不若必誤國家禪顯附
之吾不忍見遂逃入山元使乞徹至問曰聞
爾國有權王何在時中國謂旽爲權王故云
○冬十月王步牽辛旽家置酒落成初旽在
奇顯家由奉先寺松岡出入王宮岡西南有

隙地旽白王曰幸就此搆小房則庶便老僕
進退王許之旽分其黨督役不日而成又於
北園作別室重門深幽明窻淨几焚香獨坐
蕭然若無欲者惟許奇顯妻及二婢出入凡
陷罪者求官者必遣妻妾先賂顯妻內謁顯
妻出謂曰別室甚使不可著表衣又不可率
從者以入其妻妾去表衣以短衫賫賄貨獨
入具陳所欲旽獨與相對醜聲流聞顯與妻
事旽朝夕不離側若老奴婢然○納哈出遣
使來獻馬○知都僉議吳仁澤與前侍中慶

千與前評理睦仁吉三司右使安遇慶三司左使金元命前密直副使趙希古判開城李珣評理韓輝鷹揚軍上護軍趙璘上護軍尹承順等密議曰辛旽邪佞陰狡好讒毀人斥逐勳舊殺戮無辜黨與日盛道詵記有非僧非俗亂政亡國之語必是此人將爲國家大患宜白王早除之判書辛貴開以告旽旽入告于王曰旽山水間一衲者也上勸令至此不敢違命思欲去姦惡用賢良使三韓百姓粗得平安然後將一衣鉢還向山林今國人

將殺旽頤上哀矜王驚問之旽具以實語對
乃命繫仁澤等于巡軍鞫之杖流仁澤希古
千輿元命遇慶仁吉于南裔沒為官奴籍其
家又流珣承順璘子外後仁澤聞旽必欲殺
已乃逃旽繫仁澤妻子于巡軍又以判司僕
寺事王天桂嘗養仁澤小子疑與仁澤同謀
痛行榜掠卒死獄中獲仁澤杖配烽卒○十
一月以李元具為慶尚江陵朔方道察訪使
元具旽素所相善者也旽既得志元具來謁
還求去旽曰國家欲選賢良君何求去之速

其留以待尋除大護軍爲察訪使凡旽之讎怨皆爲之報復○十二月王幸旽家自是數幸○以林樸爲劉子房知印先是成石璘爲知印不阿附旽旽譖于王以樸代之樸好詭異又喜立名嘗自言但知奉公未嘗干謁然每夜敝衣徒行出入旽家爲旽畫計蹤迹詭秘且譽旽爲盛德旽說之及爲知印善伺候王意又揣旽好惡惟務迎合見遇日密

臣等按 甚矣知人之難也奸或似忠貪或似廉公孫弘之布被王莽之下士始雖矯

情飾行欺世盜名然心術之微欲蓋彌彰而終不能自掩矣樸名士也當紅寇之捷運籌戎幕與有功焉則不曰無智當德興之變誓死不從則不曰非忠嘗出使聘羅秋毫不犯則不曰非廉屢抗疏定科舉之法陳時政之弊則當時物論孰不以樸為賢為能也哉今則諂附逆旽伺夜出入蹤跡詭秘譽旽盛德為旽畫計揣旽好惡惟務迎合依阿狐媚無所不至樸之情狀至是而畢露無小遁矣噫以一樸也而始終

得失如是其相反何也始之釣時譽終之媢奸賊皆貪功名之心有以使之也釣時譽為立身之基媢奸賊為固權之資甘為逆旽心腹而詭詐陰譎如此終不能掩惡而惡亦彌彰使僕死於德興之變而不至於今日則一生終始千載之下孰得而知者哉

以宦者申小鳳僉議評理商議會議都監事

十七年（元至正二十八年大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春正月日本國遣使來先是王患倭寇侵擾遣金逸請禁

故至是報聘旽不為禮館待甚薄其使梵還
等怒而去○二月罷國子監試王欲選三品
官通經者為試官尋旽欲以監察大夫孫湧
為之官者李剛達欲以判典校寺事李茂芳
權思復為之王惡其争乃曰監試所取例皆
童蒙非經明行修之士無益國家罷之○辛
九齋賜李詹等七人及第初王之寵辛旽也
李齊賢白王曰臣嘗一見旽其骨法類古之
凶人請上勿近旽深銜之毀之百端以其老
不得加害乃謂王曰儒者稱座主門生布列

中外互相干謁恣其所欲如李齊賢門生門
下見門生遂為滿國之盜儒者之有害如此
時藝文館再以三館員少請行科舉王重違
旽意不許至是乃行親試○有氣如煙生演
福寺佛殿二日辛旽白王曰佛放光○密直
提學李岡卒岡少好學為吏部郎中當遷啓
曰臣執筆注臣名臣實不敢王重之然惟務
承迎識者譏之及卒王悼甚樞密不應謚特
謚文敬○夏六月以王輪影殿佛宇陜小無
以容僧三千即命撤之移營于馬岩怨咨大

興○幸定妃宮乳母告王曰今方農時旱大
甚願停影殿之役王怒黜之○幸定妃宮典
李云牧園暮賭宴○秋八月下都僉議侍中
柳濯簽書密直鄭思道于巡軍先是濯謂同
知密直安克仁及思道曰今馬岩之役非止
勞民傷財術家有言作室此地異姓王矣臣
濫捴百揆不憂社稷可乎寧死當極諫克仁
等從濯上書極言不可王大怒下濯思道獄
克仁以定妃父命歸家禁其出入出妃歸第
曰非惡汝也惡汝父也大妃使人諭王曰是

祗以彰君之過而顯宰相之賢也可釋濯等
王不聽即以李春富代濯為都僉議侍中命
三司左使李穡知都僉議柳淵鞫濯等曰魯
國上昇之初闕祭三日其葬又用永和公主
例何也濯曰公主一國之母上昇之初臣等
不勝哀痛罔知所措偶爾闕祭其葬禮辛丑
之亂禮文皆失故以臣等所知為例耳非有
他也穡等以聞王怒甚晚出曰侍中當死矣
王欲殺濯命穡製教諭衆穡請罪名王曰久
為首相多行不義致天大旱一也奪演福寺

田二也公主之薨三日闕祭三也其葬降用永和之例四也不忠不義孰大於此穡曰此皆已往事也近日濯等上書請寢土木之役雖以四事歸罪國人皆謂上書之故又此四條皆非可殺之罪也願更思之王益怒促愈急穡俯伏曰臣寧得罪安敢為文以成其罪又上書之事非獨濯領都僉議亦知之矣旽方在側不得已乃曰老夫亦知之但為上怒甚不敢告耳王命侍中春富封國印春富俯伏不敢進旽曰宜令言者封之乃命穡穡忌

王益怒乃封之書曰臣禧謹封王曰卿以予為否德不從予言持此去求有德者我太祖初豈王孫哉予乃遜位矣乃移御定妃宮不許進膳知印林樸奉國印進命宦者排出之耽欲辭王怒啓王下禧獄使李仁任柳淵鞫之禧曰今柳侍中在縲絏禧為問事官而敢盡言者欲王動心省悟也因泣下曰禧之泣非畏死也但恐因此一失主上之名不美於天下後世也仁任等具以聞王遂感悟命皆釋之翌日濯等進謝賜酒慰諭曰予失於怒

辱卿等數日毋悴也又謂穡曰毋爛前怒宜
更盡忠名還定妃○以郭儀為朔方江陵道
按廉使儀居玄風每遇名日備酒饌往靈山
奠旽父墳令直墳者具辭達旽旽以儀素不
相識驚喜名之尋除正言識者鄙之○九月
遼陽省平章洪寶寶遣使來聘○幸馬岩影
殿○始賜正陵光巖寺米月三十碩王又好
鵓常養數百于宮中作籠費布一千匹飼穀
月十二斛○王聞元帝奔上都會百官議遣
使大明可否○辛旽殺柳淑于靈光初淑之

退歸也將相大臣門生故吏咸餞于郊淑作詩其末聯云不是忠衷誠意薄老名之下久居難國人皆嘉明哲王猶不忘淑稱之不已旽恐淑復用必欲加害陰求淑罪有人爲旽誦淑詩旽譖于王曰淑之乞退有深意上知之乎曰何意耶旽曰淑以勾踐比上范蠡自比故其乞退甚懇勾踐者越王也范蠡爲其將伐吳勝之取吳王妃西施載船而去曰烏觜魚腮食人之相大名之下難以久居勾踐有食人相故范蠡云然淑乃以上比勾踐罪

莫夫焉王曰何以聞之旽曰淑將行賦詩其一聯云云此其驗也今淑在瑞州近海甚若數范蠡乘舟而去則必向燕都謀立僧王不如早除以絶後患王問諸左右曰淑去時作詩否有擧末聯以對者王愈疑之旽欲殺淑王重違旽意乃命杖之除名籍沒旽遂遣人縊殺之淑瑞州人登第從王入侍元朝居四年忠穆即位王僚佐多不守節淑獨不變忠穆薨百官表請立王命將下淑聞母病即日請歸或止之淑曰忠臣孝子名異實同本末

則有序況事君日長事親日短萬一不諱悔之何益遂東歸母見淑喜病即愈紅賊入黃州勢甚逼淑曰國所恃者城池與糧餉也今城未完倉未儲將何以守遂決策南行其屏居也聞國事異於平日未嘗不涕泗交下及禍作家人以淑平日之言送龍腦又謂不如走乃送良馬淑曰君父天也天可逃乎且死生有命固當順受亡將何之就死顏色如平時人皆爲之流涕子實與厚亦皆流竄及毗誅王始知其然悼甚有旨雪其寃謚文僖○

金文鉉弑其父同知密直司事達祥及其兄
君鼎達祥長子曰君鼎次曰文鉉君鼎有愛
妾嘗入直夜半稱疾還還妾房覺房中有人
欲執之其人拔劒擊君鼎欲突出君鼎大叫
僕隷益集其人匿床下達曉視之乃文鉉也
由是達祥疾之甚文鉉復殺人取財又姦故
署令朴禑妻達祥又懼憲司按治請盹曰文
鉉不肖在京必將不孝願置于外盹曰何罪
達祥不忍斥言但云狂惑文鉉聞之怨恨又
忌其兄謁盹曰文鉉不幸為父兄所疾願公

哀矜不置死地旽曰汝父兄何疾汝耶文鉉
曰我有何罪第畏吾口耳旽曰何畏耶文鉉
若不忍言者旽疑之密謂文鉉曰汝父兄有
何所爲文鉉又若不忍言者旽益疑佯怒曰
汝若不言繫汝巡軍鞫之文鉉曰吾父兄談
公不德曰將必亡國予適聞之顧畏吾泄此
言也旽信之譖于王黜其父及兄至是文鉉
譖之不已故旽殺之○始賜辛旽妾般若米
月三十碩○監察大夫孫湧曰詣旽家啓事
旽坐堂上湧每出入伏地堂下○是月恒霧

○冬十月遣判宗簿寺事文天式如元賀千
秋節天式至遼陽道梗而還杖復遣之○前
密直副使金精金興祖趙思恭俞思義金齊
顏金龜寶李元林尹希宗等謀誅旽旽皆殺
之思恭既與謀洩於所善前洪州牧使鄭暉
暉與提學韓蕆告侍中李春富春富入告王
乃命繫巡軍獄並杖流于外旽追遣人於路
縊之○十一月遣禮儀判書張子溫聘于吳
王王禮接甚厚使六部御史臺宴慰至臺宴
日張樂大夫謂子溫曰憲司之會未嘗用樂

今日之樂爲使臣耳子温曰樂以和爲主諸公既以和氣相接何以用樂夫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大夫曰尚書既知禮樂之本不必用樂乃止吳王聞之加厚禮以送

史臣曰子温市井之人也尚以一言見重於他國以盛一時之譽則其使於四方者選用士大夫有學問者遣之可也

元遣使來請兵收復○辛旽殺趙璘金元命于貶所以嘗通書俞思義也凡爲旽殺者妻

子不敢訴廷臣無敢言旽又欲盡殺流人訴
於王遣其黨孫演于慶尙全羅道洪叅通謂
旽曰多殺人何益佛氏罪福報應之說亦可
畏願公更思之旽感悟召還讀○十二月以
李春富爲都僉議右侍中李仁任左侍中○
用循資格

史臣河崙曰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爵罔
及惡德惟其賢官爵者人君所以待賢材
而與之爲理者也循資之格但以歲月久
近勤勞多少爲等第賢智者宜在上而反

年不雨百姓飢死今又大旱民不聊生三執與為君奈何委政臣下多殺有功無罪之人大興土木致傷和氣耶王為元子時百姓屬望惟恐王不為君怨忠惠無道我亦以為然忠惠時豐年多而殺人少今何反不及耶且王年非幼何假國柄他手乎因泣下沾襟王有不豫色曰母后何彰子之過若是其甚歟殺人之多非寡人之罪但禁亂臣而已自是孝褒又因馳之譖間也○遣禮部尚書洪尚載監門衛上護軍李夏生奉表如大明賀登

極仍謝恩○六月帝遣宦者金麗淵致書曰去年冬專使涉海具述安定中國之由諒達已久繼又削平晉冀以及秦隴生民亦有休息之期矣比移幽燕之民南來就食内有高麗民百六十五人豈無鄉里骨肉之思朕甚憫焉即命有司具舟欲遣使護送東歸適内使監丞金麗淵在側麗淵亦高麗人嘗言家有老母久不得見朕念其情欵令其行并遂省親之願仍賚紗羅各六匹侑緘至可領也○改官制○王微行幸影殿○王以倖臣上

將軍盧璹奸閹人妻令左右棒殺之又謂偉
臣大護軍鄭熙啓曰爾亦行同於璹不罰何
懲棒四百○秋八月停巡駐三蘇之議先是
辛旽密令侍中李春富請移都忠州王惑旽
托言松京瀕海海寇可畏以解之乃下令曰
昔我太祖每當四仲之年巡駐三蘇予亦將
幸平壤巡金剛山駐駕忠州於是發民除道
多損禾穀又於平壤忠州皆作離宮及公主
魂殿儲峙供頓民甚困之判司天監事陳永
緒等以爲近者太白晝見年又荒甚靜吉動

出王悅從之○遣摠部尚書成准得如京師
賀聖節大將軍金甲雨賀皇太子千秋工部
尚書張子溫賀正仍請賜本國朝賀儀○雲
巖寺僧詒都堂請給餉客之米宰樞議給轉
輸都監米五十碩三宰李成瑞方在告錄事
請署其案成瑞嘆曰今之領祿不給而雲巖僧
惟其所欲請養居僧則與之請食役夫則與
之今又給餉客之費以有限之財供無益之
用國用焉得不匱遂不署○北元中書省及
太尉丞相奇平章遣使來聘○九月北元吳

王濉王雙哈達王皆遣使鞍騁獻焉時吴三
等先騁于我我遣禹碑同謝吴王請婚于我
濉王遇碑甚厚且欲以其女歸于我請觀其
女碑辭曰臣受命修騁耳吾請婚非臣所知
○伐德巖石輸于馬岩影殿石大如屋振且
吼聲如牛發丁州郡伐材木運或壓或溺死
者無算中外困弊無敢言者時王旨元朝韓
人元世于濟州使營影殿世等十一人挈家
而來一日世言於都堂曰元帝好興土木以
失民心自知不能年保四海乃詔吾輩營宮

耽羅欲爲避亂之計功未訖而元亡吾輩失
衣食今被徵復衣食誠萬幸也然元以天下
之大勞民以亡高麗雖大其能不失民心乎
願請相啓王都堂不敢以聞○濟州降以朴
允青爲牧使○冬十月幸影殿餉役徒○遣
叅知門下崔伯以侍中金逸逢女聘于吴
王○十一月八關會幸旽攝王受羣臣朝于
儀鳳樓○幸旽視高仁器髮故于金剛山仁
器本僧釋温也附旽拜判少府監事至是識
旽逆謀旽自辨於王覺而逐之實陰護之也

納哈出遣使來獻馬○倭掠寧州溫水禮
山沔州漕舡初倭人願居巨濟永結和親國
家信而許之至是入寇○十二月以我
太祖爲東北面元帥知門下省事池龍壽爲
西北面元帥兼平壤尹又門下○下侍中李
仁任爲西北面都統使密直楊伯淵爲副元
帥國家自秋以來東西北面要害多置萬戶
千戶又遣元帥將擊東寧府以絕北元○朧
不祭正陵王以爲前侍中柳濯所定下獄
免爲庶人籍其家都堂以諸陵皆無臘祭請

王釋之○瑞原君盧信自世元奉詔至黃州
王遣大將軍宋先美執信鞫其來由信誣服
與王重貴李壽林等通謀行謀於是並其一
行十八人殺之初王求龍腦於和義翁主奇
氏不得及是貺奇氏匿尼院殺重貴壽林皆
奇后之族揚疑與世元通也時人憐其無辜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八